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儒林外史

 **eBOOK**
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

人生南北多岐路，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

这一首词也是个老生常谈。不过说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味同嚼蜡。自古及今，那一个是看得破的。

——吴敬梓

儒林外史

乡间隐士王冕

元朝末年，有个孩子叫王冕，家住诸暨县乡村。他七岁时父亲死了，母亲只靠给人家做点针线之类的活计养活他，千方百计地省一点钱出来，让王冕在乡村学堂里念书。日子过得自然清苦、艰难，可王冕学习倒也认真。

转眼间，三年过去了，王冕已经十岁。

一天，母亲把他叫到跟前，说道：“儿啊，不是娘有心要耽误你。现在我年岁大了，柴米又贵，自你父亲死后，家里的旧东西一样都没了。当的当、卖的卖，供你念书是不成了。我跟隔壁的秦家说好了，雇你给他家放牛，每月可以得他几钱银子，明天就要去了。”

王冕抬起脸来，望着母亲，说：“娘说的是。我在学堂里坐着，心里也闷，不如去放牛吧。假如我要读书，也可以带几本书，一边放牛一边读。”

小村的边上，就是湖，叫七柳湖。湖边长着绿草，各家的牛都在那里吃草。牛吃饱了，就会自己去湖边喝水，然后懒洋洋地踱到湖旁古者的垂柳树下歇息，王冕也坐在树荫下读书。牛高兴，王冕也高兴。每到黄昏，拴了牛，王冕就回家来，和母亲一起歇宿。有时秦家老汉给他煮些腌鱼、腊肉，他舍不得吃，就随手从湖里扯片荷叶包了，带回家里给母亲吃。

王冕放牛的时候，就常常望着湖里出神。

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荷苞上清水滴滴，荷叶上的水珠滚来滚去。天空明净，阳光明媚，人似在画中。王冕心里想到：这么美，我把它画下来多好。

从此以后，王冕就攒起放牛得来的钱托人到城里买些胭脂铅粉之类，学着画起荷花来。到了十七八岁，诸暨一县都知道了有个叫王冕的，能画“没骨花卉”的荷花。王冕的画能卖钱，他也就不放牛了。这还不算，隔壁的秦老汉，原是他的东家，现在认王冕做干儿子，是他的干爹了。一老一小，常常在草堂里坐着说话。遇着天气好的时节，王冕就穿上类似屈原的衣着打扮，用一辆牛车载着母亲到乡镇或者湖边去散心。自然，母亲也是高兴的。只是，王冕性情与人不同，既不求官又不求名。

这镇上，有个叫危素的，是知县的老师，得到了王冕的画，爱不释手，但他不知王冕是古人还是今人。

在酒席上，知县答道：“王冕是我县内的一个农民，年纪不大，初学的画怕是难入老师的法眼。”

危素叹道：“此人一定是才高、饱学之士，将来地位不在你我之下呀。不知能不能把他约来一起坐坐？”

知县道：“这不难，一个乡下村夫，听说我师相邀，定然喜出望外。”当下就派人去找王冕。

办事的人飞奔下乡，找到王冕说明来意，王冕笑了：“告诉县主老爷，说王冕是一介农夫，不敢求见。”说罢，又埋头去修理破麻鞋。

办事的人一听就变了脸：“老爷请人，谁敢不去？难道老爷这一县之主，却叫不动一个百姓么？”

这时，秦老汉也在一旁相劝，只是王冕就是不答应。最后秦老汉圆场说，让办事的人回禀老爷说王冕病了，等好了去拜会。办事的人还是不答应，秦老汉又招待了办事人，给了他些银子，才把办事的打发走。

知县听说王冕病了，知道是假。他犹豫再三，决定下乡去。因为屈尊敬贤的事，将来要上志书，千古留名的事，这知县当然值得做。

次日一早，知县便前呼后拥地下乡来。

知县正走着，远远的有个牧童，倒骑水牯牛。办事的衙役赶忙上前拦住，问道：“你是秦小二吧，可曾看到隔壁的王老大？”

小二说：“你说王冕大叔么？他去二十里外的王家集的亲戚家喝酒去了。这牛就是他的，他让我替他赶回家来。”

知县一听，心中非常恼火，本要立即差人拿了王冕痛打一番，但怕危素（他老师）说他暴躁，只好先忍气回府。

其实王冕并没有走远，等知县走了他就回家来，秦老汉不免过来抱怨他太不给县令面子。王冕说：“老爹，我告诉你，这知县在这里糟踏百姓，无所不为。这样的人，不与他交往。这次耍弄他，他一定不饶我。我还是到别处躲一躲吧，只是母亲年老放心不下。”

母亲在旁边道：“儿啊，你历年卖画，积攒些银子，我柴米不愁又没有疾病。你放心躲些时候再说。你又不曾犯罪，难道官府来捉你的母亲不成？”

秦老汉接了话说：“你这才学，在这镇上是没人识得的，你到城里去吧。家里的事就包在老汉的身上。”当下议定了，王冕再三拜谢了秦老汉。次日清晨，母子洒泪分手。王冕穿上麻鞋，背上行囊，秦老手提一个小白灯笼，送王冕到村口。站着，直到王冕的身影望不着了，老汉才抹着眼泪走回家去。

弹指间，过了半年。黄河沿上的州县都被河水冲了，老百姓流离失所，官府又不管百姓的事。王冕忽然担心起母亲来，他叹了一口气道：“河水北流，天下从此将大乱了！我还在济南府地卖画测字做什么用？”

王冕回到家里，那个知县和危素早升迁了，又见母亲健康，秦老汉也平安，他非常高兴，从此，他依旧吟诗作画，供养母亲，日子和顺快乐。

这样又过了六年，母亲病逝了，王冕背土堆坟，直哭得邻居都跟着落泪。他答应了母亲临终遗言：“这世道，狗官贪官多如牛毛，天下肯定大乱，凭你性情高傲，是做不得官的。弄不好还要出祸。听我的话，不要出去做官，守着娘的坟莹，娶妻生子，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一年以后，天下真的大乱了。

一天，王冕从坟上拜扫回来，朱元璋领兵来拜访王冕。

朱元璋说：“我是一个粗人，我在江南征战的时候，即仰慕先生大名，今特来拜访，要聆听先生指教：“天下人心反上，用什么办法才能让百姓心服？”

王冕说：“大王高明远见，不用乡民多说。如果用仁义服人，谁能不服呢？如果要以暴力压人，恐怕面服心不服啊。话说得天下者，必先得民心。”

朱元璋点头称赞。两人促膝交谈到日落西山。王冕自己下厨，烙了一斤面饼，炒了一盘韭菜，陪着朱元璋吃了晚饭。朱元璋称谢再三，上马拜别，随者呼呼啦啦地相簇而去。

几年后，朱元璋削平祸乱，定都应天，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乡村人各各安居乐业。到了洪武四年，秦老汉去城里带回一本官府文样，才知道危素归降之后妄自尊大，给太祖发落了。那文本里的另一条就是礼部商定的取士做官之法：三年一考，用四书、五经，八股文。王冕指给秦老汉看这条，说：“这个法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只有这么一条升迁之路，把那文章都看得轻了，只看无用的考分而不注重能力了。”此时正是初夏，秦老就在打麦场上放下一张桌子，二人小饮。一会儿，月亮就出来了，渐渐地爬过树梢。

王冕左手端着酒杯，右手指着天上的星星，惨然说道：“你看贯索星座

犯文昌星座，一代文人有灾了。”他刚说完，忽然刮起一阵怪风，秦老汉吓得用衣袖蒙住了脸。

自此以后，时常有人传说，朝廷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渐渐的说的人多了，王冕不高兴，就私自收拾一下，连夜逃往会稽山里。半年过后，朝廷果然来征请王冕，但看到的却是八十多岁的秦老汉，手扶拐杖，须发鬢白。秦老汉说：“王冕已经很久很久不知去向了。”

王冕隐居在会稽山中，后来得病去世，他的山邻们聚些钱财，将他埋在山清水秀的会稽山下。

周进梦想成真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有那将功名看得淡的，避而不就；也就有那看得重的，梦而求求。

山东兖州有个汶上县，县内有个村庄叫薛家集。

这集上有百十来户人家，都以务农为业。村口有个观音庙，临着水边，这庙除了殿宇正房三间外，另外还有十多间空房子。这个集上的人们，每当有公事商量，都要到这庙里来。

一年的正月初八，集上正喜庆，人们又约好到这庙里商议闹龙灯的事。

龙灯的事刚商量完，趁着热闹，这集上的头面人物又接着说：“咱们的孩子都大了，该送学堂了。今年过了正月要请一个先生，就在这观音庙里设个学堂。”

给孩子们找个先生，这自然是个好事，因此，大家一致赞同。

庄上的保长夏总甲推荐道：“先生倒有一个。就是咱衙门里总科提控顾老相公家请的那位，姓周，官名叫周进，年纪六十多，还不曾中过学。不过，他教的顾老相公的小儿郎，去年就中了学，是和咱集上梅三相一起中的。”

第二天，夏总甲找了周先生说了设学堂的事，约定正月二十开馆。十六日在申祥甫家吃请。到了十六日，众人请客，请周先生，要新中的梅三相（梅玖）做陪客。那梅玖戴着新方巾老早到了。等了些时候，听到门外狗叫，申祥甫迎了出去，周先生来了。

这周进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旧绸长衫，那右边的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他脚上穿一双大红绸鞋，也是旧的。脸上没肉，花白胡子衬得面皮黑瘦黑瘦的。

周进进了堂屋，那梅玖才慢慢地立起来和他相见。

“此位相公是谁？”周进问道。话音未落，众人同声答道：“这是新中的梅相公。”周进听了，慌忙作揖。梅玖挡住，说：“今天不一样。虽然我们学校的规矩是老友从来不同小友寒暄序齿，只是今天不同，还是周长兄请上座。”

原来，明朝称儒学的学生叫“朋友”，称童生是“小友”。比如童生考了秀才，不管他是多小的年龄，都称作“老友”；要是没考上，就是八十岁，也得叫“小友”。

周进听梅玖说这话，也就不言语了，任凭众人安排，坐下，开始吃茶。周、梅二位的茶杯里有两枚生红枣，其余都是清茶。吃过了茶，即斟上酒来。周进接了酒，客气了一句便一饮而尽。大家见状，也不多说，早盯准了桌上的鸡鸭鱼肉，只一会儿功夫，就如风卷残云般吃下了一半。大家喘了口气，再看那周先生，竟然一筷子都没有下。

申祥甫见了，就拣了些好肉堆在周进碗里。周进连忙拦下，说道：“我是吃长斋的。是因当时老母在病中，我在观音菩萨面前许下的，已经吃了十几年了。”

众人听了这话，都停了筷子看着周进。梅玖大声嚷道：“周先生吃长斋，我倒想起一个笑话，说有个先生做了一首一至七字诗。”众人又转过脸去听梅玖念诗。

“呆，秀才，吃长斋，胡须满腮，经书不揭开，纸笔自己安排，明年不请我自来。”念完，梅玖又笑嘻嘻地说：“像我这周老先生这么有才，‘呆’

是不‘呆’的了。”说完，哈哈大笑，众人也一齐大笑起来，把周先生弄得非常难堪，那脸红一块白一块。

这时，做饭的厨子端来汤和一大盘子实心馒头，周进怕汤有浑腥，便要了杯茶来就着吃点心，一边看着别人把酒席吃得一片狼藉。

开馆那天，申祥甫和众人把孩子领来，拜见先生。这些孩子，七长八短，蠢牛一样的笨，周进只得忍着性子，坐着教导。转眼间两个月就过去了，天气暖和起来。

一天，周进吃过午饭，开了后门走到河沿上。河沿上长着些桃树、柳树，红红绿绿的也算是一处景致了。一会儿，濛濛的细雨下起来，周进转回门里，望着雨点掉在水上激起的水雾，心下坦然。正欣赏间，河上游便有一只船冒雨而来，转眼间到了庙前。

原来，这是王举人的船。王举人下船走进庙里避雨，知道周进是个童生，自然不把他放在眼里。只凭这庙里的和尚招待。

掌灯时分，王举人的管家捧上酒肉。王举人也不让周进，独自开怀畅饮。过了一会儿，和尚送来周进的饭：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

第二天，雨过天晴。一早，王举人起来洗了脸，穿戴整齐，一拱手，上船走了。留下满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皮……这周进也要收拾，昏头昏脑地扫了一早晨。禁不住暗暗地叹气。

一年以后，因为周进没钱去奉承介绍他当先生的夏总甲，这夏总甲心里不高兴，说周进呆头呆脑。没几日，周进就让众人给辞了。

周进不当先生了，自然没有吃喝，日子艰难起来。一天，他姐夫金有余来看他，劝说：“别怪我说你，这读书求名求利的事在你恐怕也难了。我如今到省城去买货，差一个记帐的，你不如和我们去走走，你孤身一人，和我们这几个做生意的在一起，怎么说也少不了你的吃喝。”

周进听了，又想了一想。俗话说“瘫子掉在井里——捞起来也是坐”，在家苦着不如出去走走，当即答应下来。

金有余选个吉日，把周进带进城去。

那日，正赶上工匠们修理贡院，周进闲着无事，想跟着工匠去贡院里看看，结果让看门的拿着大鞭子打了出来。晚上，周进说给金有余听，还央求着，要姐夫想个办法。

这贡院，是秀才们学习的地方，自然也是周进梦寐以求的地方。

金有余拗不过周进的央求，只好破费几个钱买通看门的，和周进一起去贡院里看看。到了龙门下，看门的人说：“周客人，这是相公们进的门了，门里两排号门，供学生们歇息用的，这是天字号的，你自己进去看吧。”

周进一进了号，见两块号板摆得整整齐齐，他的心里一紧，几十年做“童生”的辛酸涌满心里，只觉得喉咙咽哽，长叹一声后，一头撞在号板上昏死过去。

众人七手八脚把周进唤醒，抬在敞亮处，这周进只是嚎哭，踉踉跄跄地一个号间一个号间地哭，哭得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

金有余说：“也难怪了。大家有所不知，我这内弟原是读书人，只因读了几十年的书，连秀才都没考过，今日看见贡院，就不觉伤心落泪。”

这一句又捅到了周进的伤心处，于是不顾众人相劝，又放声痛哭起来，哭了一阵又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红的血来。

“只可惜，连赶考的银子都没有。”金有余叹息一声，“我这内弟也是

饱学的人啊。”

“见义不为，是为无勇。君子成人之美，我们凑些银子给周长兄，赶考就是了，不知周相公肯不肯？”

周进止了泪，道：“要是这样，我周进以后就是变驴变马，也要报答。”一边说一边趴在地下磕了几个响头。众人赶忙还礼，拉起周进，金有余也谢了众人，接着又吃了几碗茶，便说说笑笑地回到住处去。

次日，几个人凑足了银子交与周进。这几天又赶上宗师来录取生员，周进居然中了秀才，金有余等也买完了货，人人欢喜，一齐回到汶上县。

县上的人，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来往的也来走动，忙了个把月。申祥甫听了这事，又敛了大家的份子，带着礼品来相贺。到京会试的费用金有余早就计划出来，这周进也争气，又中了进士，授了官职。过了三年，又升任御史，皇上点名叫他做了广东学道。

范进中举

那周进升了御史，做了掌握童生进学命运的学道（主考）官。他毕竟是老实人，心想：自己苦读十几年书，辛酸不必说，委屈是受够了，如今自己当权，一定要把童生的卷子细细看过，不能凭上下属客的关系网取舍秀才而屈了真正有才学的。

主意定了，周学道心里轻松了不少，愉快地赴广州到了任。

第二天，焚香挂牌。周学道坐在堂上，被考的是南海、番禺两县的童生。这些童生有老的，也有小的；有仪表端正的，也有獐头鼠目的；有衣冠齐整的，也有身着破烂的……最后进来的这个，过门槛时差点绊倒，再细看他，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穿一身单薄的麻布片，冻得哆哆嗦嗦，上来接了卷子，回到座上，连头都不敢抬一下。

周学道看在眼里，心上微微一震。等交卷子的时候，这考生慌张了一下，竟把衣服刮在了桌角上，想那麻片早朽了，又哗啦几声扯开了几道口子，直露出干瘪的皮肉来。

周学道低头看看自己身上，红色的袍子，金色的袍带，闪闪的透着亮光。他翻一翻面前的花名册，问这个童生：“你就是范进？”

“童生便是。”范进跪下答道。

“今年多大年纪了？”

“童生册上写的是三十岁，童生实际上是五十四岁。童生二十岁应考，到今天已考过二十多次了。”

“为何不入学？”周学道再问。

“因为童生文字荒谬，所以各位大爷不欣赏。”

周学道说：“那也未必，你先回去吧。”

范进磕头下去了。因为天色尚早，童生还未考完，周学道把范进的卷子取过来看了两遍，心下想道：这样的文字，还想入学？便把卷子丢在一边。这时又一个童生来交卷，那童生跑下道：“求大老爷面试。”

“面试什么？你的卷了不是在这里了吗？”

“童生诗、词、歌、赋都会，大爷出题面试。”

周学道一听就变了脸：“当今天子重文章，为什么还讲汉唐？来人，把这不用心做文章的童生赶出去！”

这童生还要辩解，却被上来的两个大汉架着，一路跟头赶出门去。周学道虽然赶他出去却也取过卷子来看，觉得文笔还好，学道心想把他低点名次进了学吧，于是取过朱笔做了一个记号。又取过范进的卷子来看第三遍，看完，不觉叹道：“这样文章，我看到三遍才知道是好文章，真是一字一珠。可见原来那些糊涂考官，埋没了多少英才！”说着时便取过笔来细细圈点，在卷首上加了三个圈，取了第一名。又把先前赶出去的那童生卷子取来圈个第二十名。

发榜那日，范进是第一名。

周学道把范进叫到跟前称赞了一番，接着说：“本道看你的文章，火候到了，日后一定发达，本道在京等你。”范进又磕头言谢，过后一边立着，直等到学道的轿子过了前山，才敢移动脚步。

范进家离城还有四十五里路，只因中了第一名，心里欢喜，眨眼间也便到了家。老母、妻子听说范进中了，都很欢喜，张罗着烧锅做饭。这时，他

的老丈人胡屠户手里拎着一副猪肠子外带一瓶酒推门进来。范进向他作揖。胡屠户坐下，说道：“我真他妈倒霉。把个女儿嫁给你这穷鬼。不知我积了什么德才让你中个相公。”

范进喏喏连声，叫妻子去煮肠子，烫酒，屠户便在范进的茅草棚里坐着待吃，还要教训范进：“你如今是相公了，别跟家门口这些扒粪的做田的百姓平起平坐，要是坏了学校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了。你真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这些也要我教导你。”

范进说：“岳父教导的是。”

等胡屠户横披了衣眼，腆着肚皮离去时，早已是掌灯时分，临走还要醉醺醺地唠叨个没完，直把范进折腾个精疲力竭。

又过了几个月，到了六月会试间，范进还想进京赶考，差些盘缠，只好硬着头皮去求岳父胡屠户。

胡屠户一听借钱，立时眼睛瞪圆，一口痰啐在范进脸上：“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道学大人见你太老，舍个相公给你。你如今竟想中起老爷来，真是癞蛤蟆想吃起天鹅肉来。那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没见一个个家有万贯，长得方头大耳？就你这尖嘴猴腮的还想中老爷？”

骂着骂着，胡屠户火起，直把那砍肉的刀跺在案板上哐哐直响：“你管我借盘缠，我一天杀一个猪也赚不得几个银子，让你丢个水皮不响，你让我全家喝西北风呀？”

这一顿臭骂，杂七杂八，直骂得范进狗血喷头，分不清东西南北，只得辞了丈人回来。

这范进想：道学大人都说我火候已到，自古没有场外的举人，如不去考一考，实在是不安心。想着时便私下里打定主意，瞒着丈人在同去会试的人那里借了几个钱到城里考试。出了考场赶紧回家，这时家里已经好几天没粮了，考试的事又让胡屠户知道了，又给骂了一顿。

到发榜的那天早上，家里又没得吃了。范进老母抱来那只下蛋的鸡叫范进去街上卖了换些米回来煮粥吃。

范进刚走不到两个时辰，只听得一片锣响，报喜的来了：“快请范老爷出来，恭喜高中了。”

老太太躲在茅草棚里，直到听清了“范老爷中了”，才敢探出头来搭话：“诸位请坐，小儿刚刚出去。”

说着时，二报三报到了，挤了一屋子人，老太太只好求了一个邻居去集市上找范进。

那邻居找着范进时，他正抱着鸡在集市上东张西望。邻居说：“范相公，快回去，你中了举人。”

范进认为骗他，只装作没听见。那邻居一看便急了，夺过那鸡掼在地上，硬拉着范进回来。远远的报喜的人见了，高喊：“新贵人回来了。”正要搀着进屋，这范进却推开众人三步并作两步踏进草棚，只见那喜帖早挂在屋正中，上面写到：“捷报贵府老爷范讳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京报连登黄甲。”

范进盯着那帖看一遍，又念一遍，自己两手一拍，笑了一声：“噫！好了！我中了！”随着话音，只见他眼一瞪，牙一咬，向后跌倒，立时人事不醒。老太太慌了，立刻给儿子灌了几口开水。范进醒过来，又拍手大笑：“噫！中了！我中了！”不由分说，就往门外跑，把报喜的和邻居们都看呆了。刚

出门，他又一脚踹进泥塘，鞋丢了，头发散了，两手黄泥，一身脏水。他仍旧笑着、拍着手，朝集市上跑去……一群人便也跟在范进的后面追。

原来，范进欢喜疯了。

来到集上，胡屠户听了众人的劝，要他打一巴掌让范进清醒。这胡屠户凶神一般走到狂叫“中了！中了！”的范进跟前，说道：“你这畜生！中了什么？”一个嘴巴打过去。其实胡屠户大着胆子打了这一下，那手就颤抖起来，不敢再打第二下。众人见胡屠户这样子，忍不住的笑。范进因这一嘴巴，也给打晕了，昏倒在地。众人帮忙，弄了好一会儿功夫，范进才喘息过来，眼睛明亮，不疯了。

只是，胡屠户站在那里，手掌隐隐作痛，再一看时，整个巴掌直直的，动弹不得，自己心里懊恼：我说天上的文曲星是打不得的，看菩萨计较起来了。这样想时，手掌就疼得更厉害了，连忙找郎中讨了一帖膏药贴着。

范进看了众人，说：“我怎么在这里？”又说“这半日昏昏沉沉，如在梦里。”

“老爷，恭喜高中了，刚才因为欢喜引动了痰，现在吐出来了，也就好了，快回家打发报喜的人吧。”

“是哩，我也记得我中的的是第七名。”范进说着时，早有人替他收拾一番，又打来洗脸水。众人看着范进洗完脸后跟着一同回家。

范举人头里走，他的岳父胡屠户和邻居跟在后面。一路上，那胡屠户见女婿衣裳后襟让刚才这一折腾皱折了许多，便低着头，替女婿扯平了几十回。

到家来，正值张乡绅送喜钱来贺礼，胡屠户赶紧躲进女儿房里，只等张老爷走了才敢出来。

范进见了两锭张乡绅送来的银子，递给胡屠户：“这几两银子，老爹拿了去。”

屠户把银子攥在手里，紧紧的，把拳头伸过来说：“我原是用来祝贺你的，怎么好又拿这些银子回去？”范进摆摆手：“老爹先用着，我这儿没了时再去管您要。”屠户听到这里，连忙把拳头抽回去往腰里揣，嘴里说着：“你如今中了老爷，还愁没银子花？”又转回头来望着女儿，“早上我来贺喜，你那该死兄弟还不让来。我说姑爷今非昔比。少不得有人送银子来给他用，只怕姑爷还不稀罕。今天果不其然！我现在回家去，把那个该得瘟病，死砍头短命的奴才骂一顿。”

屠户说了一会，低着头笑咪咪地去了。

过了些日子，范进迁居新宅，人家送来的田产、银子多得难以数清。一家人到了新房里请客唱戏，闹了三天。到第四天上，老太太吃过点心，四处走走，见儿媳妇胡氏绫罗绸缎地穿着，身边跟着一群丫鬟正洗碗、杯、筷子等，老太太说：“你们要小心些，这是别人的东西，别弄坏了。”

众人一听，笑起来：“老太太，这些都是你老人家的，连我们这些人和这房子都是你老人家的。”

老太太听了，把那些细瓷碗盏和镶着金边的杯盘逐个看了，又把这崭新的房舍瞅了一遍，忽然哈哈大笑：“这都是我的了！”

老太太大笑一声，一口老痰涌起，压住了气，便跌倒在地不省人事，众人惊慌失措。

范举人几步跳来，将老太太抬到床上请郎中医治。郎中说：“老太太一惊一喜，中了脏了，这病不可治。”找了几个郎中，都这样说。范举人听了，

只和媳妇守着老娘哭泣，哭到黄昏时分，老太太便抽搐一下，脸上挂着笑，归天去了。

光阴弹指间，范举人为老母守孝，已过七七四十九天，这才出来谢了孝。因为一切费用都是张乡绅替出的，范举人谢了又谢。

范进报恩

话说当时，范进收了张乡绅的房子和治丧费用，碍于面子，就答应了张乡绅一同去高要县看范进的老师汤知县。

广东省高要县，物产富饶，民风纯朴，历来做官者到此一游，定要刮银万两，船载而归。

汤知县原是张乡绅的世叔，他本来不愿见张乡绅，因这世侄张乡绅曾做一任知县时占人田产，破坏人家婚姻，干了不少没脊梁骨的事儿。弄得名声不好不说，每年都要找个借口来他这里几次，大包小包地捞些名贵稀物。如今张世侄又来，本想拒见，但有门生范进的贴子，门生来拜是不能不见的，因此也就把张、范二人一起迎进衙门。

先是张乡绅见过。范才上来行叙师生之礼，汤知县把范进的文章称赞了一番，接着问：“为什么不去会试？”

范进这才说了母亲去世的事儿，汤知县听了大惊，忙叫左右换了吉服，把张、范二人领进后堂，摆上酒席，燕窝、鸡、鸭以外，广东的柔鱼、苦瓜也做了两碗。只是这范进不肯拿筷子，这汤知县以为他丧母守孝期没过，不好猛吃海喝。只是张乡绅心里明白，叫下人把范进面前的象牙筷子换成竹子做的，范进这才举起筷子趁人不注意冷不丁地伸进燕窝碗里，挑了最大的一块虾仁送进嘴里。

大家说说笑笑，直吃到掌灯时分。只因汤知县第二天有案子要审，便早早地收拾，各自歇息去了。

次日早上，范、张二人乐得打着汤知县的牌子到处游逛，收些礼品。只是头天晚上张乡绅在饭桌上给汤知县出了个审犯人的点子：用枷子夹。结果弄出了人命，这是后话。

早饭过后，汤知县穿好官服刚刚坐在衙门内的知县位上，几个跟班的就拖上一个偷鸡的惯贼。

知县瞪眼一看：认识，不由怒火冲天，取来朱笔在这小偷脸上刷了三个大字：偷鸡贼。叫手下取一面枷子，把这惯贼偷来的鸡尾朝前，头朝后捆在小偷的头上，再把枷子紧了，赶出去游街示众。

这几个人拥着刚出县衙门，再看那鸡被众人一吓，啦喇一声拉出一泡稀屎，这鸡屎白白绿绿地从小偷的脑门上直沿下来，漫过鼻子，越过嘴，在小偷的胡子上聚了一会儿，便滴到枷板上……两边看热闹的人掩着口直笑。

刚刚处理完第一个案子，这第二个又上来了，是送五十斤牛肉行贿的，要汤知县开恩“瞒上不瞒下”，把私宰耕牛的事平了。原来当时有令：私自宰牛者，罚！

知县见了来人，大骂一顿“大胆奴狗”，重打了三十大板，又取来一面大枷子，把那五十斤牛肉捆在枷上夹在那人的脖子上。肉吊在脖子下，再看那人脸和嘴走了样儿，两眼凸出，照样拉出去示众。到了第二天，牛肉生了蛆，一群群苍蝇顺着熏天的烂臭围着那人转。又过了一天，人死了。

人们心里不服，聚了百十人闹到县衙来。大吵大叫：“就是不该送牛肉来，也不该是死罪，这都是南海县那张乡绅出的主意。把他揪出来，打死，我们派一个人出来偿命就是了。”

县衙门给群众围得水泻不通，口口声声要把张乡绅揪出来打死。这下可慌了汤知县，连忙唤了心腹连夜把吓得屁滚尿流的范、张二人用绳子系了吊

出城外。这二人也就换了衣服，戴着破草帽，穿上草鞋，拣一条路，像两条丧家的狗，踏着夜色，深一脚浅一脚地逃命去了。

汤知县这里安下神，松了口气，率着大小官吏出来向众人说了许多好话，人们渐渐地觉得姓张的跑了，再闹也没个结果，也就气馁下来，陆续地散了。

汤知县赶紧把这事细细地写下来，派人送到按察司那里，按察司就发文通知汤知县亲来禀报。

汤知县自然明白，备了众多礼品，带着去见按察司。见了面，汤知县摘了乌纱帽，跪着直磕头。

半天，按察司说：“论起来，你汤知县也太过了点，打了枷就行了，把牛肉堆在枷板上，这叫什么刑法？不过哪，话又说回来，这些刁民聚众闹衙门的风气也不能助长。这儿要把几个领头的抓来狠狠处置。你回衙门吧，没事了。”

汤知县听了，眉开眼笑，又磕了几个头，爬起来，说：“承蒙大老爷帮助，这天地父母之恩小的一定报答。还求大老爷赏个脸，把那几个领头闹事的人发落到卑县处理。”

按察司答应了。汤知县回到高要县衙。

过了些日子，按察司抓了五个领头的打成“奸民挟制官府罪”，发来高要县处置。汤知县看了来文，并张挂出去。过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就大摇大摆地升堂宣判，依着法律处罚了那五个可怜的乡民。

一场人命关天的风波总算告一段落了。

再说范进，那天夜里跑得狼狈，到家后发起病来，只得卧床歇息。待病稍稍好转又思想起周学道周进的话来：在京专候。

等到进士会考将近，范进直奔京师。到了才知道周学道已经升做国子监司业了。

范进赶去拜见周司业，见了面一跪在地，口称：“恩师！”

周司业双手扶起范进，让他坐下，问道：“我早知道你在广东中了举人，满指望早些来京，怎么这么迟才来京会试？”

范进忧着脸把母亲去世的事重述了一遍，周进听了不胜叹息。而后周进又道：“我常在人面前说起你的才学，这些老学究都想着收你为门生。你这些日子安心住这，复习复习功课，需要费用时尽管吱声。”

范进听了，又跪下磕头：“门生日后一定报答老师大恩大德。”

会试以后，范进果然中了进士，做了考选御史。后又升为山东学道，行前又来到周司业这里辞行。

周司业说：“到了山东，要是到了我故乡兖州，别忘了注意一下我当时教过的一个孩子，汶上县的，他叫荀玫，当时才七岁。要是他读书，一定会应考，你见了提拔，也算了个心愿。”说罢又摇摇头，“这孩子眉清目秀，叫人着实喜欢。”

范进记下了，去往山东就任。

转眼间半年过去了，范学道才亲临兖州府集童生会考。范学道思想起老师的嘱咐，慌忙翻阅老卷，一个一个地细查，查了六百多个也不见荀玫的名字，心里焦急。

见此情景，范学道的一个属下说：“老先生，不知贵老师是怎么说的？想当初，一位先生在何景明家喝酒，醉了后大叫：四川如苏轼的文章，是该考六等的了。这何先生到四川做官回来说查了几年都不见苏轼来应考，想是

回避了。这荀玫是不是也回避了？”

范学道愁着眉，不知道属下在讲笑话，苦笑着说：“苏轼既然文章不好，查不着也就算了，只这荀玫是老师要提拔的，查不着是不好意思的。”

属下们听了范学道的话，掩着嘴偷偷地笑，范进只顾查找，哪还在意旁人。等到查了所有的卷子，才知道荀玫早已取了第一名，范学道这才笑逐颜开，一天的愁都散了。只因这点，这范进给人丢了话柄，故事也就留传下来。

乡间劣绅严大位

虽说这高要县人杰地灵，出了些像范学道这样有知识的体面人物；却也不乏那劣迹昭彰的痞赖人物。

这里有个乡绅，叫严大位，是个贡生，也算是个有知识的人了。

有一年三月里，严贡生家有一头才几个月大的小猪跑到了邻居王小二家，王小二将小猪喂了喂，然后送回严家。可这严贡生不但不感谢，反而说：“猪到别人家，再给送回来，最不吉利，你得买了。”

王小二一听，好心不得好报，心里气恼，但也无法，平头百姓斗不过乡绅恶少，也就忍着气出了八钱银子把猪买回家去，自己精心喂着。不曾想到这事到此还不完结。

当猪长到一百多斤时，体壮膘肥，叫人见了心里欢喜，王家人甚至打算了这猪卖了银子后的摊用。增加了收入，日子自然好过一些，何况小户人家，也没有什么别的进饷。因此，也就格外地珍惜这猪。谁想到一个黄昏一眼没照到，这猪蹒跚出去，转眼就走到严家的大门边了，当时正赶上严家人在大门旁站着，一见这邻居家的猪走近来，就连哄带赶把猪弄进了严家大院，关进笼里。

王小二当时不在家，他的哥哥王大来到严家要猪，那严贡生慢慢地踱出门来，开始还在嘴角堆上点笑，听王大战战兢兢、断断续续地说明来意，严乡绅还未听完，劈脸骂道：“臭小扒灰的乡人，还想要猪？这猪本来就是我家的。”

王大一听，立时火起，但仍捺着性子央求。“你要猪，可以，照现在估价，送几两银子来，再把猪领回。”严贡生黑着脸说。王大气不过，当下就与严大争吵起来，惊动了严大的几个儿子，他们立即狼似的窜出来，手里举着拴门的门、擀面的杖，一顿猛打。再看王大，鼻青脸肿不说，腿折了，动弹不得。

王小二回来听说此事，虽然气得要死，但也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只好先把哥哥的断腿处理一下，让王大养在床上，自己想着如何去报官打官司。

过了些日子，一个早晨，王小二转到了县衙门口，遇到了一个叫黄梦统的人，五六十岁的年纪，也是打官司告状的。二人攀谈起来，原来告的是同一个人：严贡生。

二人同病相怜，互诉事由，完了，一边大骂严贡生这不是人养的东西，一边喊冤上衙。

知县叫人带上来问，王小二先说了事由，退在一边，传上黄梦统。

黄梦统跪着申诉：“青天父母官在上，听小的禀报大人。小的叫黄梦统，在乡下住。去年九月小的来县里交钱粮，一时短少些，就求人写了个借约向严乡绅借二十两银子，每月三分钱，小的送去借约，却没拿着银子。因为当时在街上遇到个亲戚，劝小的不要借严家的银子，他那里还有几两，可以拿来暂用。至今已是大半年，想起这事儿才记起借约还在严家手里，就去他家讨要，可严乡绅却要这几个月的利钱，我说，没借本哪来的利？严乡绅说小的送去借约，他这二十两银子就不敢借给别人了，已经误了大半年的利钱，该是小的出。小的听听，也觉得严乡绅有理，就托人说个人情，买点酒和肉去谢罪严乡绅，可严乡绅不肯还借约，还叫人把小的驴、米等抢去，抢去也

罢了，可还是不肯把借约给我。这样含冤负屈的事儿，还要求大老爷做主。”

黄老爹说完，痛哭流涕。这知县听了，当下说道：“一个有知识做了贡生的人，不在乡间里做些好事，却要横行乡里，实在可恶！”说着时就把王小二和黄梦统的状子一起批了。

早有人把这事通知了严贡生，贡生慌了，这两件事都是实的，就算官司不输，审来审去的也失体面，心想：“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跑吧，便一溜烟似地逃到省城里去了。

等知县派来的公差来找严贡生时，这严贡生早已不在家了，他的弟弟严大育只好出来迎承。这严大育是个胆小有钱的人，被公差的人一唬，也就没了主张，先是出钱请客打发走了公差，就派个人找他的小舅子来商量此事。

几个人定下计策，先是稳住告状的，然后要严大位家出点钱安抚一下，也就过去了。可是严大育为难道：“我那嫂子也是糊涂人；几个侄子，跟生狼似的，都不听劝，他怎么肯把猪和借约拿出来？”

他的大舅子说：“妹夫，如果你嫂子，侄子不肯这样，你就认倒霉吧，拿出几两银子，折个猪价给王家，再出点银子让王家去治那条打坏的腿；黄家的借约，我们中间人立个字据，说原来的借约作废，黄家也就没话说了。这样，这两事也就平了。”

事情也真的就这样平了，严大育替哥哥严贡生出了十几两银子，落个耳根子清静。

自此不久，严大育的妻子王氏病重而死，自己也心口疼痛，一日重似一日。到中秋以后，连郎中都不肯下药了。病重得一连三天都不能说话。晚间挤了一屋的人，桌上点着一盏灯。严大育喉咙里响着痰声，一进一出的，眼瞅着就要断气。这病人吃力地从被窝里把手拿出来，直直地伸着两个指头。

严大位的儿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你是不是还有两个亲人没见面？已经派人去叫我爹了。”严大育闭闭眼，把头摇了两摇。

二侄子见此，伏下身子，直盯着严大育的脸：“二叔，是不是还有两笔银子在哪，还没有吩咐明白？”严大育把两眼睁得溜圆，把头又狠狠地摇了两摇，那手指依然伸着。

奶妈子抱着严大育正吃奶的儿子凑上来插嘴说：“老爷想的是两位舅爷子，心里记着挂念。”他听这话又把眼闭上摇头，那手指仍直挺挺地立着。

这时，他的二房赵氏慌忙擦擦眼泪，走近跟前：“爷，别人说的不对，只有贱人知道你的意思！你是为那灯里点着的两根灯芯，不放心，恐怕浪费了灯油，现在，我拔掉一根就是了。”说罢，过去挑掉一根灯芯。

众人再掉转头看那倒气的严大育严监生，他正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立时就断了气。全家大小立即约好了似的一齐嚎哭起来，安排后事。

十多天过去了，严大位才从省城参加完了科举回来。他卸了行李正和妻子说话，用了热水洗。老二房里的一个奶妈领着个佣人过来，手里捧着盒子和一个毡包。

“知道大爹回来了，我们二奶奶热孝在身，不好过来拜见，差下人来看看，这盒子和包是二爷临终时说下的，送给大爹做个遗念。”

严贡生打开一看：两套崭新的缎子衣服，齐整整的二百两银子。看完，严贡生眼里放光，满心欢喜，说道：“上覆二奶奶，我即刻过去。”

报信的人走后，严贡生换了孝衣，腰间系了一条白布，来到二弟的灵前，叫声老二，又干号了几声，拜了两拜。

赵氏出来谢拜，不免泪水涟涟，差人备了酒席。

一会儿，严大育的两个舅爷也来了，吊了孝，就同严贡生坐在一边，扯些闲话，吃着酒肉。

这两个舅爷曾参与平息王小二、黄梦统的事，今当着严贡生的面又提起，想要个人情。

严贡生听后，故作气愤：“这是我那亡弟不行。要是我在家，跟知县老爷打个招呼，就把王小二、黄梦统这两奴才的腿砍断了！一个乡绅人家，怎么能由得百姓这么放肆，这成何体统！”

严贡生说着时，两个舅爷子插嘴道：“凡事还是厚道些好。”

严贡生听了，气小了些，脸上却是白一阵红一阵的，彼此相劝着又喝了几杯酒。严贡生因要再回省城给二儿子定亲，把给弟弟治丧的事推辞给他俩，找个托词走了。

过了几天，严贡生果然带着二儿子上上了省城。直到给儿子取了媳妇。又过了十天，叫佣人随从四斗子租了两条船回高要县，商定两只大船十二两银子，船到高要再付银，因为船主是高要县的人。定好后，船就威威武武地开航了。

那天，船行到离高要还有二三十里路的时候，一阵风起，当时严贡生正坐在船头上，这风一吹，他竟头晕起来，心里恶心，吐出许多清痰，四斗子和另一个伙计一边一个架着严贡生的胳膊，把严贡生扶进舱底，侍候他躺下。四斗子忙叫船家烧了开水，提到床前，严贡生一边哼着，一边挣扎坐起用钥匙打开箱子取出一块云片糕来，约有十多片，一片一片剥好。

严贡生就着开水吃了几片，让四斗子替他揉了一会儿肚子，揉着时连着放了几个恶臭的大屁。再看严贡生，松闲自在之态立时浮现出来，露着倦意，眼睛微微地眯起来。

剩下的几片云糕，搁在船板上靠近舵手的地方，半日过去也不叫人收起来。时间长了，那船家掌舵的嘴闭得时间长了，就左手扶着舵，右手拣来，一片一片地送进嘴里。严贡生躲在一边，只当看不见。

过了几个时辰，船靠了码头。严贡生打发下人叫他速叫两抬大桥，安排好吹鼓手，将二儿子和新娘子先送回家去；又叫些码头上替人背货的脚工上来，把箱箱笼笼及严贡生的行李也都搬上了岸。船家、水手帮助忙活半天，未了也要嘻嘻笑着过来讨要喜钱。严贡生不说话，转身走进舱来，张大眼睛，显出失落落的神情，上下里寻看。

四斗子见了，走上前来：“老爷，找什么？”

“我的药哪里去了？”严贡生说。

“那有什么药？”四斗子迷惑不解。

“就是刚才我吃的，那不是药？”说着时就瞪了一眼四斗子，“我明明是放在船板上的。”

那船上掌舵的搭话说：“想是老爷找那几片云片糕吧？那是老爷剩下不要的，小的大胆就拣着吃了。”

“吃了？你说是云片糕，你知道我那里面有些什么东西？”

掌舵的说：“云片糕不过是些瓜子仁、核桃、洋糖、面粉做成的了，能有什么东西？”

“放你的狗屁！”严贡生发怒道，“因为我平常就有这个头晕病，花了几百两银子才合配制了这副药。这药里有省里的张老爷在上党做官时带回来

的人参，有周老爷在四川做官时带回来的黄连。你这奴才说的倒容易，是云片糕？刚才这几片，就值几十两银子。你给我吃了，将来我再犯了晕病，拿什么来治？你这奴才害我不浅。”

说着时就要四斗子拿出纸墨，写个贴子送到衙门里去。

掌舵的一听，傻了眼，随即又满脸堆笑，陪着小心：“小的刚才吃的甜甜的，不知道是药，只想到这是云片糕。”

严贡生听了，眉头一皱：“还说是云片糕！再说是云片糕，先打你几个嘴巴！”说着时，贴子已经写好了，交给四斗子上岸找衙门。两只船上的船家都慌了，那些搬行李的人也都帮着船家拦人。

两船主一齐说：“严老爷，是那掌舵的不对，不该错吃严老爷的药。但他是个穷人，就是连船都卖了，也赔不起严老爷这几十两银子。还求严老爷开恩，高抬贵手，放他一条生路吧。”

见有人来劝，严贡生更加暴躁、喋喋不休。常在码头上装货卸货的脚夫几个人一齐从岸上走过来，站在船家和严贡生的面前，说道：“这事儿，原是你船上人的不是。刚才要不是慌着向严老爷要喜钱、酒钱，严老爷早已经上轿去了，都是你们拦着严老爷，才查出来少了这个药。如今掌舵的理亏，还不过来给严老爷磕头求饶！难道你们不赔严老爷的药，还要严老爷倒贴给你们不成？”

众人听了，哄着上来把掌舵的捺着磕了几个头。严贡生也很乖巧，就着台阶下来，说：“既然你们众人相劝，也不能不给个面子。先放了这个奴才，以后再跟他算帐，不怕他飞到天上去。”骂完了，转身上轿，随从们跟着，哄叫着走了。

两船家眼睁睁地看着严贡生走了。

后来，严贡生霸占了他弟弟的田产，用的也是以上那样的欺骗蛮横手段。只是那时候天下黑暗，没几个拔刀相助、替天行道的人，这严贡生也就没人去管，依然我行我素，至死都在那一片土地上横行霸道，干的坏事数都数不过来。

忘恩负义的匡超人

杭州西湖，真山真水，天竺清雅，桃柳争艳。这城外湖边有个城隍山，城隍山上有座祠堂，叫丁仙祠。两边是石，是树，可这祠前却是一条平坦的路，连着官道。

路的尽头靠边有个茶坊，路过的、久居的，都爱在这茶坊里歇歇脚、喝口水。南来北往的哪儿的都有，干的行当也杂。相面的、测字的、拉曲卖唱的也来这里凑凑热闹，能唬住就唬个饭钱，唬不住的也算解解闷。

马纯上，人称马二先生来杭州选编天下文章。来了些日子，住的地方在离这丁仙祠不远的文瀚楼上，离茶坊更近，每日疲倦了就来茶坊里坐坐。品着茶，望望山水姿色，也心旷神怡。来的回数多了，这茶坊的摆设，常客的面孔也就记了下来，只是这多些杂人，见不到几个有学问的，自然没有话说。

一天，马二又来，忽见茶坊旁新添了一张小桌子，多了一张新面孔。桌旁坐着的是卖卜人，测字拆字的。马二好奇，再望下那人的脸更是吃惊：居然是娃娃脸。此时那娃娃脸正看书，桌上除了笔墨纸砚外，也没放别的。那书倒是熟悉。马二多日见不到读书人了，看这茶坊有用功的，心里自然高兴，更何况那测字翻阅的书就是不久前自己选编的《三科程墨指运》。

不由自主地，马二径直踱去，坐在那新添的桌子对面。

“先生要拆字么？”那娃娃脸仰起来，眼里透出秀气，轻声问。随即起身去茶坊那里泡了一碗茶来递与马二，“先生请喝。”说着时也就坐下，陪马二说话。

马二见他戴顶破帽，身穿一件单身衣服，心里不免动了恻隐之情。

“我是路过的，到这里坐坐。”马二说，“我看你这样，想你也是个读书人，你贵姓？家住那里？”

那年轻人答：“晚生姓匡，号超人，今年二十二岁。家住温州府乐清县。”

“离家数百里，到这来测字，难为你了。只是这测字是挣不出大钱的，连糊口都困难。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晚生家里父母都在。小时候读过几年学，因家贫读不成了。去年跟一个卖柴的客人来省城柴行记帐，不曾想到柴行亏本散了摊子。我回不了家，只好流落在此。前日一个家乡人来说，我父亲在家病着，怎么样了现在也不清楚。晚生心下苦闷，惦记着拆字换些银子，给父亲治病”。说着时，像豆子那么大的眼泪就从匡超人的眼里噼哩啪啦地掉下来。

马二见了，心里惨然：“你不要伤心，办法总是有的，何况你有如此孝心。”

“敢问先生仙乡贵姓？”匡超人止了泪，问道。

“这就不必多问了，你刚才看的文章，封面上马纯上就是我了。”

匡超人听了这话，再抬头一看，立即就跪下身去磕起头来，“晚生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他说。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马二扶起匡超人，“我们萍水相逢，也算有缘。你不妨收了拆字的摊，到我处去聊聊？”

匡超人忙道：“这样最好。”说着时就把东西三下五除二收拾妥当，跟马二先生去了文瀚楼。

两人坐下。马二又问：“你想不想读书上进？”匡超人见马二这么问，又落下泪来。

“先生，我缺衣少食，拿什么读书？况且家父在家病着，我为人子若不回去侍奉连禽兽都不如啊。”

马二劝道：“只你这一点孝心，就是天地也该被感动了。你坐着，我去收拾饭给你吃。”当下留住匡超人吃了晚饭。

因为马二有心帮助匡超人，也就留他住下，晚些时候，马二先生说：“我出个题目，你做一篇文章我看。”匡超人说：“正要请教先生。”

马二说：“我出一题，你明天做吧。”说罢，出了题，送匡超人另一边睡了。

第二天，马二刚起来，匡超人就敲门把做好的文章送来。马二一见，高兴地说：“又勤学，又敏捷，可敬可敬！”把那文章读了一遍，结论说：“文章才气是有，只是章法差些。”也就当看匡超人的面，给他详细讲了一回做文章的方法。

完了，匡超人谢而又谢。

马二沉思一下说：“这样吧，我送你盘费你回家去吧，在这里拆字终不是长久之计。”

匡超人说：“拜谢您资助，只借一两银子即可了。”

“不行。”马二先生深思熟虑，“一两银子怎么行？你一到家，也要有个本钱奉养父母，才有点功夫读书。这里有十两银子给你，你回去做点生意，请医生看你父亲的病。”当下开了箱子取出十两银子，又找出一些长衣一起递给匡超人。

匡超人接了，泪又涌出，千恩万谢。忽又想到什么似的，说：“你这么大的恩，不知如何报答，要是不嫌弃的话，您做盟兄，我做盟弟，将来也好有个照应。不知长兄肯不肯受小弟一拜？”

马二听了大喜，当下互拜，结为兄弟。

兄为弟饯行，又哭了一回。匡超人便日夜兼程奔家来。

不几日，便到了村口，三步并作两步踏进自家门里，急急的叫门。

母亲听出是儿子的声音，急忙开门迎儿子进屋。外边说着话，他父亲匡太公在房里听见儿子回来了，立时那病就轻松些，觉得有些精神。匡超人走到跟前，跪下磕头，叫一声“爹！”太公叫儿子坐在身边，叙叙叨叨地问了许多，说了自己得病的因由，又说了许多他大哥的不是。

从那天起，匡超人替老爹端屎端尿。每日早起，杀猪磨豆腐，还要抽出时间读一阵书。太公睡不着，夜里要吐痰、喝茶、吃药，一直到四更天，他就要读书读到四更天。太公叫一声，他就要到跟前问候。太公夜里要大小便，以前没人服侍，就要忍到天亮，现在有匡超人在旁侍候，夜里要拉就拉，晚饭也可以放心大胆地多吃几口。心里痛快，这病自然就轻了许多。

大约过了一个月光景，村里失火，几乎烧完了整个村庄。匡超人家也未幸免，只是做生意的本钱带在身边，睡得晚，跑时没慌张，保了些衣服。

匡超人背着父亲，哥哥、嫂子在背后扶着老母亲，望望四周，火光冲天。只好去南面村边的庙里求和尚。

和尚说：“本村失了火，凡被烧的都没有房子住，一个个都搬到我这里来，再盖些房子也不管用，何况你有个病人就更不方便了。”

和尚不肯借住，正求借时来了一个老者，姓潘，平素又与和尚交好。匡超人详说了难处，潘老爹对和尚说：“师父，你不知道，匡太公是我们村上有名的忠厚人。他儿子匡超人匡相公看相貌，日后一定发达。你出家人，与

人方便，自己方便，仅借一间房教他住两天。香钱我送给你。”

潘老爹是保正，专管村里的大小事情，和尚听了潘老爹的话，自然不敢违抗，只是赶紧扫出一间房子让给匡超人和父亲住。匡超人又托潘老爹另靠街租下一间房屋，几日后就搬了过去，只是这一惊吓、折腾，他老父亲的病竟重了起来。

一天晚上，匡超人读书时恰被夜间留宿在此地的本县李知县听到了。这知县心中叹息：这样的乡村，还有人深夜苦读用功，实在可敬；只是不知道是秀才，还是童生？

知县疑问，就传潘老爹问个清楚。当下叫潘老爹通知匡超人，要参加考试，老爷在上面等候。

乡试过了，匡超人取了头一名。李知县将他叫来，细细问过，知道他家难处，就取出二两银子来。“这是我的俸银，你拿去奉养父母。到家后要努力用功，府考、院考时，你再来见我，我还资助你。”

匡超人谢了知县回家跟父亲如此这般地详说了。太公也感激涕零，捧着银子，在枕上望空磕头，拜谢本县老爷：不愧父母官。

残冬过后，匡超人府考过了参加院考。学道大人正是知县的宗师，李知县在宗师面前跪了，说：“卑职这儿取的第一名是匡超人，孤寒之士，且又是个孝子。”接着就把匡超人行孝的事细细地说一遍。

宗师学道也感动不已。照顾自不必说。

话说匡太公自从儿子去府上考试，无人细心服侍，屎尿仍旧拉在床上。儿子去了二十多天，就像去了两年一样。老爷子每天泪眼汪汪地望着门外。

终于有一天，人还没回来，喜报先到了，匡超人又中了乐清县第一名，进了秀才。四五天后他拜了老师回来，父母自是高兴，匡超人也不卖豆腐了。租了两间房，开个小杂货店，叫哥嫂帮忙。忙过几天，匡超人又进城去拜谢李知县，李知县收了门生，匡超人也拜谢老师。事毕回家，先前送喜报的府里差人又来，说：“请相公到府学里还进见之礼。”

匡超人一听恼了：“我认了李知县为老师！他这穷教官，我去见他做什么？还要礼？”

潘老爹当时在场，劝说道：“相公，你不能这样说，我们县里老爷是你的老师，这是私情，这学府老师，是朝廷设下的，专管秀才，这老师也不能得罪。你是个寒士，每位给二钱银子就算了。当下约定日期，完了此事。

匡太公躺在床上，虽说动弹不得，但心里却一直惦记儿子的前途。儿子行进见礼回来后他又让匡超人买香钱和鬼用的物品去奠了祖坟。那日上坟回来，太公觉得身体不比从前，从此，病得一日重一日，吃了药也不见效。

一天，他把匡超人叫到眼前，嘱咐说：“我死之后，你一满服孝期，就要娶一房妻子，要娶穷人家的女儿，万万不可贪图富贵，攀高结贵。”

说完，瞑目而逝，满村的人都来吊孝送丧。以后，匡大照常开店。匡超人逢七便到坟上哭奠。那一天，刚从坟上回来，潘老爹就慌慌张张地跑来，告诉匡超人：“本县的李知县被人拿了官印，他是你的老师，是不是该进城去看看？”

匡超人惊得手慌脚乱，说道：“这是那里晦气，这么倒霉！”

“你躲躲吧，过两天少不得抓同党，要是有人供出你是他门生，又得他提携，自然要找你的麻烦。”潘老爹真诚说道。

当下议定，潘老爹出个帖子，让匡超人到杭州去找潘三。

匡超人背着行李入了杭州，到那马二先生曾住过的文瀚楼，知道马先生早走了，好在那楼主人还认识匡超人，留他上楼去住。

潘三不在家。匡超人认识了一些名士像景兰江、赵雪斋、支剑峰、浦墨卿等，一同赋诗唱和，倒也快活。楼主人又叫匡超人批文章，得些酬金。匡超人批得也飞快，几十篇文章，一日搭半夜就批完了。

那日高兴，同景兰江、赵雪斋、支剑峰、浦墨田去城里逛景，因为支剑峰喝得大醉，天黑了在街上大叫，让“盐捕分府”的人撞上，一条链子锁了，浦墨卿上前帮腔也给锁了。赵雪斋一看事不好，趁着夜色拉着匡超人悄悄地溜回住处。

第二天一早，匡超人还在睡，听见有客来拜，慌忙穿衣下楼。见一个人坐在楼下，头戴束巾，身穿彩缎长衣，脚下是一双虾蟆头厚底皂靴，崭新新的。这人长得高颧骨，黄胡子，黄黑面皮，一双直眼。这人就是潘三，在布政司做善事，他说：“前日吾兄来书，说二相公来这里，就寻了来。”

匡超人说：“原来就是潘三哥。”慌忙行礼，请上楼去细叙短长。

提起赵、支、景、浦等名士，潘三不屑一提，称他们是混混，没有用的东西，劝匡超人要做些“有想头的事儿”。

当时正赶上乡里人有个要卖弟媳妇的，明目张胆地买总不是事，因为弟媳妇要守节，结果闹出来，找了潘三。这潘三也不含糊，拉了匡超人拟了两纸公文，从床底下摸出两块干罗卜刻的官印，盖了交与当事人，那媳妇也就见到官文乖乖地从了。潘三得几十两银子，分一些给匡超人，他从此明白这就是“有想头的事”，以后和那些名士果然疏远，单和潘三往来。

匡超人在这里住了两年。

刚好有个有钱人家，想叫儿子中个秀才，这事找到潘三，匡超人在潘三的安排下替他应考，居然中了，得了五百两银子。潘三分出二百两银子给他，说：“这笔横财要做点正经事。”

匡超人千恩万谢。潘三见匡超人服丧孝期满，就做了媒人。把在抚院大人衙门做事的郑老爹的三女儿娶了过来。

郑小姐不算沉鱼落雁，也算是花容月貌了，匡超人心里自是欢喜，小两口在潘三的帮助下，小日子过得也红火。

一天，他正在门旁站着，忽然一个穿青衣戴大帽的人过来问他：“这里是乐清县匡相公的家吗？”

匡超人说：“正是。”

那人说：“我是给事中李老爷派来杭州办事的。另有书信叫小人捎给您。”听见这话，匡超人惊愕一下：“哪个李老爷？”

“乐清知县李知县，如今早升了给事中。”那人说。匡超人这才眉开眼笑，请那人客厅里坐着用茶。

原来当年李知县的事都是给人陷害的，查无实据再加上当地百姓执意相留，坏事反成了好事，没几个月就升了给事中，进京了。寻了多时才知匡相公在这里，要约匡相公进京面谈，这自然少不了提拔的意思在里面。

匡超人当下写了回禀说“蒙老师相念，不日前往”的话，交与来人。又留来人吃了饭，赏了钱，打发走了。

匡超人这边行动起来，收拾停当，不想选个吉日要走时，潘三作歹出了事，叫官府拿了。匡超人心虚怕受牵连，连忙把哭哭啼啼不肯回乐清的妻子送上船，托大舅子送到母亲及哥哥处，他自己连夜上京去了。

见到昔日的李知县——今日的李给谏自然欣喜，李给谏念及旧情，叫匡超人搬到他处去住，早晚也好有个照应。

又过了些日子，李给谏问及匡超人的婚事。匡超人暗想：老师是位大人，在他面前说老丈人在府院里当差，怕老师瞧不起。想到这里便撒谎说：“还没有娶亲。”

给谏说：“这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第二天晚上，管家就过来提媒了，是给谏的外甥女，才貌出众。开始，匡超人还犹豫一下，转而一想，攀上了高枝，又乐得合不拢嘴，事儿就这么定下了。

择了吉日，张灯结彩，娶了李给谏的外甥女辛小姐。这新娘子辛小姐要比郑小姐还强万倍，此时匡超人就像见了瑶宫仙子、月里嫦娥，那魂儿早就飘到九霄云外去了。

从此以后，匡超人过得舒心，忘了所有的艰难困苦，忘了所有帮助过他的人……

蘧公孙不学无术

蘧公孙是南昌府前任太守蘧祐的孙子。正值年少风华之时。他奉了祖父的吩咐到杭州亲戚那里取了银子回来，路过浙江乌镇地方时，遇到了王太守王惠。王惠是蘧祐的朋友。

王太守便把宁王反叛朝廷，他挂印出逃的事细说了一遍，只是隐去了降顺宁王如今落成钦犯这一节。蘧公孙不知道其中原由，当即取出四封银子，共二百两，交给王惠做路费，让他先找个僻静的地方安身落脚。

王惠谢过后又说：“我如今一无所有。这里还有一个随身带的枕箱，里面有几本残书，给你吧。我一身轻了，出逃也方便。”

蘧公孙接了枕箱，二人洒泪分手。王惠另寻了船，更名改姓，削发做和尚去了，以后便有了他儿子“郭孝子二十年寻父”的故事，这是后话了。

蘧公孙回到嘉兴，见了祖父蘧祐，说起路上遇见王太守的话。

蘧太守大惊：“他是降了宁王的，现在是被通缉的钦犯。”

公孙道：“这个他没说，只说挂印出逃，没带一点路费。”

蘧太守沉吟道：“他虽是朝廷罪犯，却是我的老朋友，应该送给他些银子。”

“送了，祖父。”

“这样好，这样好。”蘧太守说，“你真不愧是你父亲的孝子呀。只是你父亲去世得太早了。”

祖孙俩说话的同时，公孙打开了王惠给他的枕箱，取出书来拿给祖父看。蘧太守看了，都是些抄本，没什么重要的。只是有一本，是《高青邱集诗话》，一百多页，都是青邱亲笔誊写，精细工致。

蘧太守说：“这本书藏在大内，数十年来多少才子想看它一眼都难，天下没有第二本。你如今得了它，真是天幸！一定要收藏好了，不能轻易给外人看见。”

蘧公孙听了，眼睛睁得老大，盯着这本集子翻来掉去的看。

过了几天，蘧公孙竟打起了这“天下没有第二本”的主意。他想，我为什么不把此《高青邱集诗话》缮写成帙，添上我的名字……主意已定，就背着他祖父刊刻起来，把高季迪的名字写在上面，下面写“嘉蘧来旬駮夫氏补辑”，刻毕，印刷了几百部，遍送亲戚朋友。人人见了，不忍放手，当做珍品收藏。

从此，蘧公刚刚十七岁，就沾了“补辑”的光，使得浙江一带都仰慕蘧太守公孙是个少年名士，渐渐地又传到京城去了。

蘧祐知道了孙子的事，只是笑一笑，没说别的，只是得空就把孙子叫到眼前来，教些诗词文章，公孙也就有一搭没一搭地跟着学些。

公孙是蘧祐唯一的一的孙子，自小娇惯。自从他父亲去世后，也就更加怜惜他，留在膝下，并替他捐了个监生，也不十分地管他。

话说蘧公孙的才名传到京师后，传到京城翰林鲁编修的耳朵里，鲁编修心就一动。选了个吉日，一路招摇到嘉兴拜访蘧祐。

为鲁编修接风时，蘧公孙出来作陪。公孙就拿出“补辑”请鲁编修指教。鲁编修赞赏了许久，问了公孙的生辰八字，公孙一一答对，那鲁偏修摸着胡须，暗暗地记在心里。

这酒一直喝得微醉，鲁编修才乘兴而回。

没几日，就托一个看相算命的陈先生做媒，来蘧家提亲。

原来鲁编修五十多岁，膝下无儿，只把那独生小女当儿子养着，如今了了他一桩心事。

陈先生说：“鲁老先生在尊席上早问明了令公孙生辰八字，回家后请我合婚，我查过了，那小姐十六岁，比公孙小一岁。他们的年、月、日、时，无一不相合。将来福寿绵长，子孙众多，天生一对好夫妻。”

婚事就这样定下了。隆重操办。鲁府招赘。

择了十二月初八，鲁家张灯结彩，黄昏时分，便大吹大擂起来，三间厅的古老房子，此时点上几十支大蜡烛，倒也显得极其辉煌。

一会儿，大家入了席，乐声停了。蘧公孙出来两边行了礼，也入席坐了。领班的戏子出来磕了头，一转身，锣鼓齐响。

唱完三出戏，下人捧着戏单来到蘧公孙面前，跪下，请他点戏。恰好这时管家捧着头一碗脍燕窝上来。忽然，乒乓一声响，尾梁上掉下一个黑糊糊的东西来，不左不右，不上不下，竟端端正正地掉在燕窝碗里；管家被吓，一松手，碗翻在地。那热汤溅了拿戏单的下人一脸，碗里的菜也桌上桌下洒得到处都是。众人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老耗子从梁上走时滑了脚，掉了下来。那老鼠掉在滚烫的汤碗里，也惊了，连翻带跳，竟然从新郎官的身上跳了下去，乱窜不止。把蘧公孙崭新新的大红缎子婚礼服弄得油花闪闪。

众人失色，忙将桌子擦干净，碗拣去，又给公孙换了一件圆领长衫。

呈着戏单的下人又把戏单举起来，只是公孙谦让，不肯点戏，最后硬着头皮胡乱地点了一出《三代荣》，戏又开始了。

酒过数巡，食供两套，厨子端汤上来。这厨役是雇来的乡下小厮。他趿了一双雨鞋，端着托盘，上有六碗粉汤。他站在边角上，那眼睛便一个劲儿地盯着戏台上的戏子转。

管家过来一碗一碗地端上席面，端了四碗，还剩两碗没端。那厨役仍是看戏，看到戏场上小旦装出一个妓者的模样，扭扭捏捏地唱，这厨役就看昏了头，忘了手里的东西。只见他忘乎所以，咧着大嘴傻笑，一手松了盘子的一端，只听得叮 响了一通，那碗碎在地上，连粉带汤到处流，惹来两条大狗。

厨役收回眼光，大惊失色，慌忙蹲下身子，伸手去抓粉汤，可那两条狗，早咂嘴弄舌的来抢那地下的粉汤吃，一边呜呜地恐吓他。厨子一见狗的模样，怒火冲天，跷起一只脚来，使出平生力气，照狗踢去。因为用力太猛，狗没踢着，却把一只鞋踢飞了出去。

媒人陈先生坐在左边的第一个席位上，面前摆着两盘点心：一盘猪肉烧麦，一盘鹅油白糖蒸的饺子，热烘烘的又是一大深碗素粉八宝攒汤，他正举着筷子瞅准“猎物”刚要下手，忽然一个乌黑的东西，带着风响，呼噜噜地从天上落下来，啪地一下把那盘点心砸个稀烂。陈先生吓得“妈呀”一声，跳起来，那长衣袖又在慌乱中刮到粉汤碗上，碗翻了，泼撒了一桌子。

众人全都直愣愣地瞅着这天外来的黑鞋。鲁编修觉得今天的事儿不怎么吉利，心里沮丧，又不好说出口发作发作，只是悄悄地把管家叫到跟前狠狠地骂了几句。

正乱着时，正戏演完，又换上别的戏目，众家人换了花烛，明亮亮地把蘧公孙送入洞房。客人们就看戏，直到天亮才散。

鲁编修招亲，本想门当户对，才貌相当，才子佳人，一双两好。谁知这

蘧公孙不学无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蘧公孙连“身修而后家齐”都不懂得。这鲁小姐自小当“儿子”养着，精通了“四书”、“五经”，晓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一部的文章，可称才女。公孙自比不如，但又不知用心，小两口相对无言，无话可说。

闷上加闷，鲁小姐整天愁眉不展。母亲问她，她说：“我只想他求学上进，日后做个举人、进士，谁想他是这样的，原来那‘补辑’也不是他弄的，只是添了个名字。嫁给他，真是误了我的终身。”

母亲劝道：“就是这样，也只好慢慢劝，急不得的。”

小姐说：“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时衣。依孩儿的意思，总是自己挣的功名好，靠着祖、父，只算做不成器，不争气！”

鲁编修听了这些话，也就得个机会，出了个题目想试试蘧公孙的才气到底多大。结果是公孙勉强做出的文章驴唇不对马嘴。鲁编修看了后，心里也闷，可又说不出。好在丈母娘心疼这女婿，像心头上的一块肉，日子也就这么过了下来。只是，小姐的脾气一天坏似一天，家里没有几时的安静。

过了冬天，新年正月的，蘧公孙回祖父那里拜年。刚到门口，看门的禀道：“鲁太老爷有要紧事，请蘧少爷速回去，已经来了三个人了，风风火火的。”

蘧公孙慌忙回去，见了鲁夫人。夫人告诉说：“编修公因女婿不务正业，没有前途可指望，心里生闷气，商量要娶个二房，生个儿子，教他读书，也好续进士的香火，接进士的书香。夫人说年纪大了，劝他不必，何况有了半子，编修一听，更气了。昨晚跌了一跤，现在半身麻木，嘴歪眼斜……”

蘧公孙见着鲁编修时，鲁编修只是斜瞪着眼，连话都不能说了。怎么调养也不见好转。没过多久，京里来差催促鲁编修回朝听候圣旨，荣升他处……鲁编修躺在床上歪着嘴听明白了来人的意思，立刻躁动不安，不知是喜的还是悲的，一口痰涌上，卡在喉咙里，他挣了一会儿，死了。

家人立时哭做一团，蘧公孙披麻戴孝总算孝了半子之谊。可守孝期间还要偷空出去闲逛一番，自此家里再没有顶天立地的男人，蘧公孙不改公子哥的习气又没有生存的本事。

结果，他这一支脉也就一天天地败落下去。

萧山县的两个“名士”

萧山县有个读书人，叫权勿用。本来他家几代都是务农的，到他父亲这里，只生他一根独苗，心肝似的疼着。又因为他父亲受尽了没读书被人欺压的苦头，便含辛茹苦地攒下几个钱供他上学。等把他送进学堂，他父亲也就累死了。谁知这权勿用是个不中用的货，书也不好好地读，活也不好好地做，好吃懒做不说，还偏要考个扬眉吐气的官来做做。结果考了三十多年连秀才都没中过。到头来什么都没学成，最后把房子都卖了来吃喝。住在破庙里靠教几个不成气的孩子来混日子。

那年，来了个秀才，叫杨执中，自称高人，也住这庙里，认识了权勿用。二人很投缘，攀谈久了，竟成了知己，在一起谈些天文地理，经纶匡济的话，把权勿用羡慕得目瞪口呆。

这权勿用听了杨高人这一番导教，待高人走了，他就变了一个人，学也不考了，孩子也不教了，一心想做高人，口头语便是：“我和你至亲至爱，分什么彼此？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

有一天，杨执中在湖州城里娄府做门客，就向娄家三公子、四公子推荐，说他有个相知，叫权勿用，不是一般的高人。公子们喜欢结交名士高人、风流士子，听他这一说，竟兴奋得不行，当下就叫杨执中写了字条差人去请权勿用。

这时节，权勿用做了“高人”，没有吃喝，竟把他那八十多岁的老母亲连饿带病，气死了，他正装模装样地守孝。当他见了杨执中的字条，立刻屁滚尿流地收拾一番，赶紧搭船来湖州。

他在城外上了岸，左手掬着个被套，右手把个大布衣袖子晃来晃去，头上顶一个高高的白孝帽，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撞。撞过了城门口的吊桥，进了城，但他从没进过城，不知道出城走左边，进城走右边才不妨碍别人家走路，只是一味地横着膀子乱摇乱晃。恰好，对面过来一个卖完柴回家的人，肩膀上横着的长扁担把权勿用的高帽子挑上了。那乡人不知道，只顾大步往前走。权勿用一惊，摸摸头上，才知道那扁担上飘忽飘忽的白东西是他的孝帽子。

“那是我的帽子！”他乱招着手，喊。

那卖柴人走得急，人多，自然听不见。权勿用着了急，七手八脚地乱跑，眼睛又不看前面，结果追了半天，不但没追上，却一下撞到一顶轿子上，把那轿子里的官都差点撞得跌了出来。

那官大怒，叫人把他锁了。差役让他跪，他不但不跪，还向着官指手划脚地乱吵，睁着眼睛乱叫，立时围了一群人。

正吵得热闹，人群中走出一个人，头戴一顶武士巾。腰中挂着剑，挤到那官眼前，说：“老爷息怒，这个人是在娄府请来的上客，虽然冲撞了老爷，还是放他去吧，要是娄府知道了，面子上也不好看。”

那官一听“娄府”二字，立时停了叫，盯了权勿用一眼，说：“给侠士一个面子，看在娄老爷的面上饶了你这回。”说罢，上轿走了。

权勿用定一定神，再看那侠客，乐了，认识。原来是旧相识，一个村的侠客张铁臂。

张铁臂把权勿用拉出人群，靠了边，才说明如何去权家吊丧，如何得知勿用给娄府请来等等。末了，权勿用说：“亏你来得及时，我和你一起去娄

府吧。”

到了娄府门口，权勿用口口声声要见三老爷、四老爷。看门人问他姓名，他又死不肯说，只管叫：“你家老爷知道！”闹了一会儿，人家就是不让进，最后没法，权勿用央求道：“你把杨执中老爷叫出来吧。”

杨执中出门来一看，权勿用一身白，头上没帽子，后面站着一个雄赳赳的人，吓了一跳。

问：“你怎么连帽子都弄没了？这位是谁？”

权勿用答：“这位就是我常说的名侠张铁臂。”接着移到僻静处，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遍。

杨执中慌忙找出一顶旧方巾，秀才戴的，给权勿用戴，又拍掉他身上的泥土，临进门，嘱咐道：“一会儿见了公子，路上的事就别提了。”这天，公子出门还没回来，两人跟着杨执中进了书房，洗脸歇息。

晚间，三公子、四公子和权勿用、张铁臂见过礼，摆上酒席。

权勿用说：“居丧不饮酒。”

执中劝道：“古人云‘老不拘礼，病不拘礼。’我刚看到你吃了些美味，这酒少饮两杯也无妨。”

权勿用说：“先生，你这话又欠考虑了。古人所谓五荤是指葱、韭、芜、薤之类，还有酒，这酒是不能饮的，肉吃些倒还可以。”

四公子说：“这不便强求，权先生知礼，由他好了。”忙叫取茶给权勿用斟上。

几人说笑，扯到张铁臂这儿。张铁臂说：“晚生喜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只是脾气不好，又把银钱分给穷人，到头来只能四海为家。”

三公子说：“这才是英雄本色。”

权勿用说：“张大侠，露几手给几位看看如何？”大家齐声附和。

张铁臂也不含糊，跳到天井里，铁臂一下一上，一左一右，只见冷森森一片寒光，张铁臂已被剑光缠绕，分不清那是剑，那是人。

众人齐声称赞，大家一直吃喝到四更才散。

从此，杨执中、权勿用、张铁臂成了娄府的上客，日日陪着三公子、四公子玩笑。

天气渐渐热起来，权勿用身上的白布粗衣太厚，穿着有些不便。便私下想好当了，再买件单衣，好做娄府的上客。想好了，就托张铁臂当了五百文钱，放在床头枕头边。

一天，白天去湖上玩，晚上到枕头边一摸，钱没了。想着房里没有别人，只有杨执中的蠢儿子老六在这儿混，就一直找到大门口，看见那蠢儿子只在门口跟人说傻话，便一把扯到一边，问：“我枕头边那五百文钱，你见了？”

老六说：“见了。”

“哪里去了？”

“是下午时候，我拿去赌钱输了，还剩十来文在口袋里，留着待会儿买酒吃。”

权勿用一听，鼻子眼都挪了位：“老六，这也怪了，我的钱，你拿去用？”

“老权，你我原是一个人，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分什么彼此？”说完，老六把头一掉，气哼哼地跨出门去，走了。

把个权勿用气得两眼发直，张着嘴说不出话来。敢怒不敢言，这事又不便声张，心里真是说不出的苦。自此，权勿用和杨执中不合，权勿用说杨

执中是个呆子，杨执中说权勿用是个疯子。

张铁臂出来打个圆场，总算把这事压下了。

过了些日子，正是四月，天气清和，娄家三公子、四公子，请了些客人，去莺腰湖游玩。

船上船窗四开，奏着细瑟鼓乐，在湖上慢慢地行。当下兴起，张铁臂击剑，杨执中古貌古心，陈先生打浑说笑，两公子雍容尔雅，杨执中的儿子杨老六蠢头蠢脑地说些呆话，权勿用怪模怪样……真乃一时胜会，热闹开怀。

食之精美，酒之清香，一直从日中到日落。月色映上湖光，两只游船点起五六十盏羊角灯，那灯光映水映星空，伴着乐声传到十里开外。两岸聚了人看，天上神仙府，地上宰相家，人人都知道这是娄府的船，便像望仙境似地望。

他们游了一整夜，岸上的那些人竟也望了一整夜。

迎来了日出又到日暮，人们才渐渐地散去。

又忙了几日，娄府有家信来到，两公子在内书房点了一支蜡烛，正对着商议写信。到了二更天，忽听房上瓦声响成一片，一个人从屋檐上掉下来，满身是血，手里提了一个包裹，血淋淋的，两公子吓了一跳，看清是张铁臂。

两公子大惊：“张兄，这是怎么回事？”

张铁臂答道：“二位老爷请坐，容我细说。我平生一个恩人，一个仇人。这仇十年了，今天才了，这包里就是仇人的头。我那恩人，在这十里外，须五百两银子报他大恩。完了，我的心事也了了，从此就可舍身为知己者用了，今天晚上冒昧来求，如不蒙相救，即从此远走，不能再相见了。”说着便提着人头走。两公子忙拦住，哆嗦着腿说：“张兄，别慌，五百金是小事，但此物怎么处理？”

张铁臂笑道：“这有何难！我暗施剑术，即能把它化为水，不留一点痕迹。但仓促不得，我先将五百金送去，不到俩时辰就能回来。老爷可请十二个人，备下筵席，等我回来。”

两公子早已吓得心胆皆碎。听完张铁臂的话，弟兄慌忙到内室取出五百两银子交给张铁臂。

张铁臂把包裹放在台阶下，拴好银子，叫一声多谢，腾身一跃上了屋檐，一阵瓦响过后早已无影无踪了。

万籁俱寂，月色初上，照着台阶下包裹里血淋淋的人头。两公子虽是相府，不怕有意外之事，但血淋淋一个人头丢在内房阶下，未免有些焦心。

四公子向三公子道：“张铁臂是做侠客的，一定不会失信，我们也不能做俗人。照张侠客说的请几个知友，办一桌筵席，等他回来把这东西化为水。这也不是轻易能看到的事儿。我们就算做了‘人头会’，有什么不行？”

三公子的心稍稍安定些。

到天明，便叫了几个朋友，杨执中、权勿用在席自不必说。大家坐着小饮，说些闲话，客人谁都不知道昨晚的事。两公子想等张铁臂来了给人们一个“吃惊”。

从早上等到晚上，张铁臂没来。当时天气热，那包里就有臭味散了出来。让太太闻到了，便催着公子问怎么回事。

两公子无奈，偷偷吩咐管家，躲到久不用的厢房里硬着头皮打开包裹，一看：那里是什么人头！只有六七斤一个猪头在里面。

两公子面面相觑，不吱一声，只叫管家拿到厨房里，赏给家人们去吃。

管家一时摸不清头脑，傻站着。不知道公子神神秘秘地干什么。

“还不快去赏与家人？”三公子吼道。管家这才慌忙提着猪头去了。

两公子悄悄商议，这事不必让任何人知道，仍旧出来笑着陪客人喝酒。

心里正在纳闷，有家人来报，说萧山县有公差到。一问才知是萧山县衙来抓权勿用的，说权勿用拐占了萧山县一个尼姑庵里的尼姑。

三公子当下叫出杨执中细说了此事并把来文给杨执中看了。

杨执中说：“自古道，‘蜂蚕入怀，解衣去赶’。他既弄出这种事来，先生们也包庇不得。如今我去跟他说，让他自己去处理吧。”

杨执中回到酒席上，一五一十说了，权勿用红着脸，说：“真是真，假是假！我同他去，怕什么！”

两公子走进来，说了些不平的话，又劝权勿用喝了两杯酒，算做告别，叫人取出两封银子送给他做盘缠。两公子送出大门，其他人则坐着不动。

公子们叫人替权勿用拿了行李，打躬作别。

那两个差役见二位公子扭身进了娄府，把门关了，便一声怒喝：“拿来！”当下从权勿用怀里掏出银子一个一封揣进怀里，又用一条链子锁上权勿用，牵着走了。

娄家的两位公子觉得读过书的名士们也不过如此，遍访名士的劲头也就不大了。吩咐看门的说：“有人来访，就告诉他回京去了。”

自此，二人闭门不出，整理家务。

虞育德

苏州府常熟县有个乡村，叫麟绂镇。这镇上二百多户人家中姓虞的只有一户，在镇上教书为业。虞太翁到了中年还没有后代，他夫妇二人就到文昌庙上去求子，晚上回家做梦就梦到文昌亲手递送一张纸条来，打开一看，上面写着《易经》上的一句话：“君子以果行育德”，以后得了儿子，就把这新生的儿子取名育德，字果行。

虞育德三岁丧母，他父亲虞太翁给人教书，把他带在身边，六岁就教他学习识字。育德十岁那年，镇上有一位姓祁的太公，请了虞太翁去给他儿子教书。四年后，育德才十四岁时太翁去世了。祁太公说：“虞小相公和别人家的孩子不一样，如今先生去世，我就请他做先生，教儿子读书。”当下写了自己的名帖，到书房来拜，虞育德自此总在祁太公家里教书。

一天，祁太公对育德说：“你十七八岁了，相公，你是个寒士，单学诗文没有用处，还要学两件混饭吃的本事。我年轻时学了地理、风水和算命，通些，现在都教给你，等应急之用。”育德学了。

话说育德考过了童生，秀才总是考不起。只是给人教书维持个生活。育德三十二岁那年，失了学馆。他妻子愁了起来，他说：“生活虽然清苦些，但也没有关系，船到桥头自然直。”

果然，过了几天，有个姓郑的乡人请他去看坟地。育德带上罗盘，给人家用心用力地选了坟址，人家感激，拿出十二两银子谢他。

正是三月天气，育德得了银子，坐着小船回家。河两旁长着柳树、桃树，杂着杏花，又微微地吹着暖暖的风，真令人心底里舒畅。

船在水里行着，育德就伏在船窗子上看这景致，忽然，一个人从岸边急促地跑到高处，昂一昂头，腾地跳进水里寻死。

育德见了，忙叫船家救人。把人从水里拖上来，育德问那人为什么寻短见。

那人说：“小人就是这附近村里的庄户人家，租种人家几块田，没想到收成都叫田主算计了去。家里没吃的，父亲得病没钱治，死在家里，竟买不起一口棺材。我想我这样的人还活在世上做什么，不如死了也松心，就这么跳了河，没想到老爷……”

育德说：“哎，这是你的孝心，但也不是寻死就完的事。我这有十二两银子，不能都给你，我还有老婆孩子等着。现在我给你四两银子，你去葬了你父亲。”

当下从行李中取出四两银子，包了递给那人。

那人再三拜谢：“恩人尊姓大名？”

育德说：“你快去料理你的事去，不必问这些不要紧的话耽误时间了。”那人流着泪去了。

虞育德回家，又有人等着他去教书。这样又过了五六年。虞育德已经四十一岁，这年乡试，祁太公来送他，说：“你积了阴德，这年要中了。”然后又说了那年河上救人的事。

育德听了一笑：“这事老爹知道了，那里还是什么阴德？”

后来果然中了秀才。当时正赶上朝廷征聘，有人跟育德说：“你文章、品行都是一等的，今天求个大人荐你上去就行了。”

虞育德笑了：“这征聘之事非要举荐才行，大人要荐人，是凭大人的眼

力。我们要是去求他，这就不是品行了。”

那人说：“你 just 不愿也没关系，等他荐到皇上面前去，你或是见皇上，或是不见皇上，辞了官再回来，那更显得老师你的清高。”

育德说：“你这话说错了。我求人推荐我，荐到皇上面前，我又辞了官不做。这便求他荐不是真心，辞官又不是真心。这叫什么？”说完，哈哈大笑。依旧教他的书。

育德五十岁了，再进京去会试，中了进士，朝廷要选他做翰林，那知道这些进士都是五十岁、六十岁的，履历上填写的多不是实际年龄，有填二十的有填三十的，只有育德填的是实际年龄：五十岁。

皇上看见，说：“这虞育德年纪老了，就要他去做一个闲官吧。”

当下就安排了育德去南京的国子监当了个博士。

育德欢喜着说：“南京好地方，有山有水，又离我家乡很近。我这次去，就把妻儿老小一起接过去，团圆着，比做个翰林强多了。”

接着收拾行李，差人去常熟县接家眷，到南京赴任去了。

转眼新春二月，育德头年到任时亲手栽的一棵红梅花已经开花，缀在几枝头上，随风摇着，他心里高兴，请上几个朋友，同到梅花底下坐着品茶饮酒，好不快活。

第二天早上，下面送来一个监生，说是犯了王法。衙役先把他看守在门房里，进来禀过，问：“老爷把他锁在那里？”

虞育德说：“你先请他进来？”

那监生姓端，是个乡里人，走进来，两眼垂泪，双膝跪下，诉说了衙役们如何冤枉他的事。育德说：“我知道了。”

当下把那监生留在书房里，同他一起吃饭，又拿出被子给那监生盖。第二天，育德亲自到衙门里替那监生申了冤，那监生给无罪放了。

那监生跪在育德面前，泪满面地流：“恩师，门生粉身碎骨也难报恩师的大恩哪！”

育德微微一笑：“这有什么要紧？你既是冤枉，我不替你辩明谁替你辩明？”

那监生说：“辩明因然是老师大恩，只是门生初来收管时，心中疑惑，不知老师怎么处置，衙役怎么要钱，把门生关到什么地方去受罪。谁想到恩师跟别的博士不同，竟这样清明！”

虞育德道：“你这些天来都是打官司了，赶快回家去看看，免得家人担心，其他话就不要多说了。”

那监生一步一回头地去了。

自此，虞博士仍是以教读为业，过着清恬的生活。他的学生遍及天南海北传播着恩师的德、行，年年也来拜望。

虞博士年老了，常常坐在他栽的梅树下品茶、吟诗、下棋……也同小孩子们玩。只是，那梅花年年依旧，花开花落，一样的簇新、鲜艳、芬芳。

向知县审了三件怪案子

古时候，安东县有个知县，姓向，审案子极多，连奇怪的案子都审得干净利落。

这一天，知县坐堂，审的是三件趣案。

第一件为“活杀父命”案，告状的是个和尚。这和尚说，他在附近的山里拾柴拣枯枝，看见人家放的牛群里有一头牛，老是把眼睛睁得圆圆的，慈祥地望着他的光头。望着望着，这和尚的心里就像有什么感应似的，不由自主地站在那儿发抖。这牛见了，两眼就不住地淌下泪来，走近前来，和尚慌忙跪下，这牛就伸出宽大的舌头来舔和尚的头，舔着舔着，那牛眼泪就流得更多了。

和尚这才醒悟：原来他的父亲转世为牛，这牛就是他的父亲，于是就哭着央求那放牛的主人，说这牛是他的慈父，让当儿子的他尽一份孝心，把牛牵到庙里供养。那牛的主人看到和尚这么孝顺，心一酸，就把牛施舍给了和尚。没想到住在庙附近的一个邻居却把牛牵走杀了，所以和尚来告状，还把那杀牛的邻居也施上堂来。

向知县记下了和尚的口供，然后就把那邻居叫上堂来审问。

邻居说：“小的三四天前，是这和尚牵了牛来卖给小的，小的买到手，就杀了。这和尚昨天又来跟小的说，这牛是他父亲变的，要多卖几两银子，前天卖少了，要来找价，小的不肯，和尚就同小的吵起来。小的听人说，这牛并不是他父亲变的。这和尚常年剃了光头，把盐涂在上面，老在牛群里转，见到那极肥的牛，他就跪在牛跟前，哄出牛舌头来舔他的头。因为牛一舔着盐就要流出眼泪来，他就说是他父亲，到那牛主人家里去哭闹，求施舍。施舍了来，就卖钱用了，这已经不是头一回了。这次他又拿这事来告小的，求老爷明断，替小的做主。”

向知县又差人把那牛的原主人找来，问：“这牛是你施予和尚的吗？”

“是。”

“没有要钱？”

“没有。”那牛主人说，“小的白送给他，没要他一个钱。”

向知县听了，闭着眼说：“轮回转生之事本属渺茫，那有这样的事？就是有这样的事，也不应该把转世了的父亲拿去卖钱用。这秃和尚实在可恶！”

说罢，丢下签来，把和尚重打二十大板，赶了出去。

第二件为“毒杀兄命”案，告状的人叫胡赖，告的是医生陈安。

向知县叫上原告来问：“他怎样毒杀了你的亲哥哥？”

胡赖答道：“小的哥哥害病，请医生陈安来看，他用了一剂药，小的哥哥第二天就发了疯，跳进水里淹死了。这分明就是他毒死的！”

向知县又问：“你们平常有仇没仇？”

胡赖答：“没有仇。”

向知县又把陈安叫上来问：“你替胡赖的哥哥治病，用的是什么药引子？”

陈安说：“他本来得的是寒症，小的用的是发散药，药内放了八分细辛，当时他有个亲戚，是个团脸矮子，在旁多嘴，说是细辛用到三分就要吃死人。

《本草》上那有这句话？吃了药过了三四天后，他哥哥才跳水死了。这事跟小的有什么相干？青天老爷在上，就是四百味药药性都查遍了，也没见那味

药是吃了就要跳河的。医生行医道，怎么当得起他这样诬陷？求老爷做主！”

向知县一拍桌子：“胡赖果然是胡赖胡说，大老爷也没听说吃了那味药就跳河的。医家看病本是行善，你胡赖家有病人，就该看护好了，为什么放他出去跳河？跟医生有什么关系？这种事也来告状？真是的，一齐赶出去！”

把原告、被告一起赶出去，也就算结了这案子。

第三件便是牛奶奶告的状，为“谋杀夫命案”。说来更为有趣。

早先芜湖旁边有座小浮桥，浮桥口旁立个庵，叫甘露庵，三间门面：中间供着尊菩萨；左边一间堆些柴草，右边那间做门廊，出来进去的都从这里走。

进庵里是个大院，大殿三间，殿后两间房；一间是本庙的一个老和尚自己住着，另一间也是能住人的。后来，有个秀才，叫牛布衣的，在外游学，四海为家。他来到芜湖这地方，无亲无故，寻住处寻到这儿来，老和尚见牛布衣是个正经人，也就收留了他，让他在隔壁空着的那间房子里住。

白天，牛布衣出去寻访朋友，晚间就点了一盏灯，吟哦一些词诗之类。老和尚看他一个人孤单，就时常烧了茶送过来，陪着牛布衣说话。如果碰上个清风明月的时节，就到庭院里坐着，谈些古今的事，倒也投缘。

没想到有一天，牛布衣病倒了，医也不好，想着是死期到了，不觉落下泪来。那和尚在身边服侍，日子久了，牛布衣虽过意不去，但也没法，只得把后事托付给老和尚。

牛布衣说：“我离家一千余里，住在这儿给你添了麻烦。眼看着我就要死了，老师父就是我的至亲骨肉了。我这床头箱里还有六两银子，我要死了，还望老师父用这几两银子买个薄棺材装了我，别烧了我，如果遇到了我的乡亲什么的，托他们把我的丧奔回去。这样死了也闭眼了……家里没儿女，苦了那妻子了。”

老和尚听了这话，那眼泪纷纷落下来，说道：“居士，你放心，你真的要有个山高水低的，这事儿都包在我老僧身上。”

牛布衣挣扎着坐起来，见他摇摇晃晃，老和尚又扶他躺下。

牛布衣喘了口气，说：“我还有两部手稿，是我这一生所做的书诗，虽然不怎么好，但跟我不错的人的名字都在上面。我舍不得丢掉，都交给老师父保留吧。”

老和尚接了书，心里过意不去，忙到自己房里熬了莲子汤端过来。这时，牛布衣已是不能喝了，嘴里只剩下一口气。

等到晚上，牛布衣就死了。老和尚大哭了一场，替他念了“往生咒”。按着牛布衣生前的嘱咐备了棺材，入了殓。

那天，老和尚正要关门，只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厮，在门面房里供着的菩萨脚下就着琉璃灯读书，一连几天都是这样，老和尚只得等他读完书走了才关门。可忍不住上前问道：“你是谁家子弟，每晚到贫僧这庵里读书是为什么？”

那小厮合手作了一个揖，说：“老师父，小的叫牛浦，就在这前街上住。父母都没了，跟着家祖开个香蜡店胡乱度日，因打从学堂过，听人念书的声音好听，就偷拿了店里的钱买了书到这里来念，不想打搅了师父。”

老和尚听了，说：“人家拿大钱请老师，子弟都不肯读书，像你偷钱买书念，也是极求上进的事。”老和尚接着说：“这里不怎么亮，你就到我这间壁来读吧。”

牛浦来到了原是牛布衣的房里，果然是明亮、暖和。

又过了些时候，老和尚因挂念着牛布衣临死的托附，要到京里寻他的朋友告知布衣已死的事，就把这庵托附给牛浦照应。

老和尚走后，牛浦就进庵里乱翻，终于翻到了牛布衣的手稿。看了看，上面尽是个名流的名字，牛浦想巴结都没门的人。当下他眼珠子一转，想：老和尚走了，牛布衣死了，何不假冒牛布衣？想着时就取来一张白纸写了“牛布衣寓内”几个字，贴在门上。

每天都来走走。

这牛浦也有几个不错的朋友，都是念书的人，杂七杂八地来往。何况他得了牛布衣的手稿，记着些名人的名，背了几句牛布衣的诗句，别人也不晓得他有怎样的才学。

牛浦的祖家牛老这期间死了。牛浦老婆的舅舅卜诚、卜信劝他务些正业，结果牛浦和这二人闹翻了，一赌气搬到这庵里来住。没吃的，就随手把老和尚的铙、钹、叮当都交了当铺，当了几两银子吃喝。闲着无事，他就到处乱走，恰好听到了一个安东县董知县的名字，这知县有书在这里卖。

他想：“何不去找董知县？凭着牛布衣的名字是没有问题的。”

想到这里，就慌忙跑回庵里，卷了被子又把和尚的一座香炉、一架磬，拿走当了二两多银子，搭了船走了。

在船上，他认了一个权公，叫牛玉圃。谁知牛浦上不得台面，牛玉圃带着他本想借牛布衣的名出出风头，结果牛浦在关键时刻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气得牛玉圃再出去会名流时不带着这个小厮了。

牛浦气闷，在路上闲走，人们告诉他怎么让牛玉圃丢脸面的方法，牛浦用了。等牛玉圃明白过来时，牛浦已经带着他的银子去苏州了。

牛玉圃追到苏州，找到牛浦，当下押着他拿了银子同上了船，一路上不说话，等到了没有人烟的地方。牛玉圃瞪圆眼睛：“你知道我要打你吗？”

牛浦吓慌了，说：“做孙子的又没得罪权公，为什么要打我？”

牛玉圃道：“放你娘的狗屁！”不由分说，叫两个搬砖的小工把牛浦的衣裳剥光，用绳子捆起来，一顿臭打，打完了往岸上一扔，自己扬帆走了。

牛浦被摔得发昏，又被扔到岸边一个粪窖子跟前，滚到粪坑里去了。大白天的，只好忍气吞声，动也不能动。过了小半天，才见一只船靠过来，从船上下来一个人到这粪坑边拉屎，牛浦忙喊救命，因为身上还捆着绳子，所以叫声不大。

牛浦说：“老爹，我是芜湖县的一个秀才，因为安东县董老爷请我来。路上遇见强盗，把我的行李、衣物全抢走，只饶了我这条命又把我扔在粪坑里。我是落难的人，求老爹救救我。”

那人救起牛浦，接上船去，换了衣服。那人说：“我是安东县人，你既然是到董老爷的衙门里去的，就先到我那里，整理些衣服再去。”

牛浦当然谢了又谢。救他的人姓黄。

此时天气很热，牛浦给人剥光衣服，在日头下晒了半天，又受粪坑里的臭粪薰蒸，一到船上就拉起痢疾来，一天到晚都拉不清。他只得坐在船尾上，两手抓着船板由他拉。到了第四天，就把他拉成一个活鬼的样子。前些天被打，身子越发疼痛，现在大腿在船沿上又坐出了两道深沟，他正难受得要死，却听见同船的几个客人悄悄商议：“这个人料定是完了，现在不如趁他有口气送他上岸，等死了就费事了，我们会染了晦气。”

只是先前救他的姓黄的人不肯这么办，也就罢了。

等到第五天，牛浦忽然闻见一股绿豆香味，就央求船家：“我想喝口绿豆汤。”满船的人都不肯给他弄，他又说：“我自己要吃，就是死了也无怨。”

大家实在想不出别的法子，只好让船靠岸，买些绿豆，给他煮了一碗绿豆汤。当下吃了，肚子里响了一阵，屙出一泡大屎，病立时就好了。他爬进舱来谢了众人，然后睡下养了两天，身体竟渐渐地复元了。

到了安东县，先住在救他的黄客人家，黄家又把四女儿嫁给他，日子过得倒也快活。

董知县升任去了，牛浦送出了一百多里地才肯住脚，这举动把董知县感动了，当面交待新接任的向知县要照顾一下“牛布衣”，向知县自然答应。

董知县一路到了京里，正碰上牛布衣早年在京的朋友中了进士，刚刚谈起“贵友牛布衣在芜湖甘露庵里……”还没说到在安东县相会的话，部里大人速叫，董知县慌忙告辞又跟着上任去了，这话始终没有说完。

牛布衣的这个朋友当下取出十两银子交给当差的，速派人送到牛布衣的老家里去，告诉他妻子牛布衣在芜湖甘露庵。没想到，牛布衣的妻子得了消息，带着侄子找上来了。

他们先到芜湖，找到甘露庵，两扇门掩着，他们推门进去，那菩萨满身尘土，只是面前的香炉烛台没有了。又走进去，大殿上的柱子都歪了，木桶子七横八竖地倒着，有个老道人正在那里缝衣裳，问他话，他只打手势，原来这老道又聋又哑。

“牛布衣是不是死了？”牛布衣的妻子转回身来问老道，老道把手摇了摇，指着门外。她侄子说：“他说姑夫没有死，又到别处去了。”

他们走出庵门，沿街细问，谁都不知道究竟死活的事。后来有个人说，他去安东县董老爷那里了。这俩人又奔安东来了。

话说牛浦娶了黄家女儿，黄家把三间门脸房给他，他就在门口贴了一张纸，上写着：牛布衣代做诗文。

那天早上，正闲着，听见有人敲门，原来是芜湖县的一个旧邻居，叫石老鼠，是有名的无赖。牛浦见是他，吓了一大跳，硬着头皮接待。

石老鼠说：“我在淮北、山东各地走，而今打这路过，看见了那张纸就进来了，想不到真是你呀。我的盘缠用完了，借几两银子用用。”

牛浦说：“我住在亲属家，那有银子给老爹用？”

石老鼠冷笑道：“牛浦郎，你不要说嘴！想着你小时候做的那些丑事。瞒得了别人瞒不了我。况且，你在芜湖骗了卜家女儿，在这里又骗了黄家女儿，你还不乖乖地拿出几两银子来？不然，咱们就到安东县衙内去讲！”

牛浦跳起来：“那个怕你！讲就讲！”

当下两人互相揪扯着出了黄家门，一直来到县门口，遇着两衙役，这衙役认识牛浦，问是什么事。石老鼠就把他小时候不成人的丑事讲了，还讲他骗了卜家女儿，到这里又骗了黄家女儿，又冒充死了的牛布衣等等一五一十地讲了。

牛浦道：“他是我们那里有名的光棍，叫做石老鼠。去年我不在家，他冒认我舅舅，骗饭吃。今年又凭空来要银子，那有这样无理无情的事？”

几个衙役劝道：“算了，他这人年纪老了，虽不是亲戚，到底是你一个旧邻居，想是真的没有路费了。自古说‘家贫不是贫，路贫贫杀人’，你此时不服气拿钱给他，我们替你垫上打发他走得了。”

石老鼠还要争吵，衙役说：“这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牛相公和我们县老爷最要好。你年纪这么大，别讨个没脸面。”

石老鼠听见这话才不敢多言，接着钱走了。

牛浦谢了众人，刚要转身回家，只见一个邻居跑来；“牛相公，你家娘子同人吵架哩！”

原来是牛布衣的妻子和侄子寻了来，在和黄家女儿吵架。牛浦进了屋，彼此谁都不认识，黄家女儿说：“你看好了，是你的丈夫吗？”

牛奶奶说：“你这位叫牛布衣？”

牛浦说：“我怎么不是牛布衣？但是我认不得你这位奶奶。”

牛奶奶道：“我就是牛布衣的妻子。你这厮冒了我丈夫的名字，在这挂招牌，分明是你把我丈夫害死了！”

牛浦道：“天下同名同姓的人那么多，怎么说我谋害你丈夫？真是奇了！”

“怎么不是？我从芜湖甘露庵找到这里来，一路问过多少人，说在安东，你既然冒充我丈夫，就要还我丈夫！”

当下牛奶奶哭喊起来，叫跟来的侄子将牛浦拉扯着。牛奶奶上了轿子，一直哭喊到安东县衙门里去了，正赶上向知县在审怪案子，牛奶奶喊了冤，补了词，当下问审起来。

向知县叫上牛奶奶，牛奶奶便如此这般地说完，向知县又问牛浦：“认得这妇人吗？”牛浦说：“我认不得这位夫人，更认不得他丈夫，她忽然来向生员要丈夫，真是天大的冤事。”

知县对牛奶奶说：“天下这么大，同名同姓的也多，他不知道你丈夫的踪迹，你到别处去找吧。”

牛奶奶在堂上哭哭啼啼，一定要知县做主，缠得知县急了，说：“把你解回绍兴，你到本地告状去，我那有闲心管这无头的官司。牛生员，你也请回去吧。”说完就退了堂，牛浦回家，两个当差的则押着哭哭啼啼的牛奶奶往绍兴去了。

牛浦回到家里，惊魂不定，心虚气喘。他呆坐了一整天。他怕日后还要生出是非，弄不好得丢了小命，于是当天夜里卷了一包银子偷偷地跑了，连黄家女儿都不知道他跑到那里去了。牛浦以后的结果怎么样，更没有人说得上来。

知县进到后堂，喘了口气，伸伸懒腰，说道：“一天的政务总算处理完了。怪案子还得怪老爷才能审得清啊。”后来，人们都知道了向知县审了怪案子的事。

郭孝子的故事

那时候，人们常常见到一个奇人，他头戴方巾，身着破旧衣衫，腰间系条分不出是什么颜色的布带子，脚上一双芒草鞋早已呲牙咧嘴了，他肩上搭个行李卷，花白胡子，惟悴枯槁，有路的地方没路的地方他都敢走。……他就是郭孝子，天下闻名的。原来，他的父亲曾在江西做官，宁王叛乱时投降了，再以后宁王被镇压，他的父亲也就受牵连，隐名埋姓不见了。二十多年过去了，音信皆无。

郭孝子已找了二十多年。他晓行夜宿，江南江北地满世界里一块一块地找。从前有人说他父亲在江南，他就到江南，而今又听人说他父亲在四川山里削发为僧了，他如今又要到四川去。

这路多是小道，崎岖惊险，郭孝子是走一步、怕一步。那天走到一个地方，天晚了，还看不见一个村落。郭孝子走了一会儿，迎面遇着一个人，郭孝子作个揖，问道：“请问老爹，这里到有店住的地方还有多远？”

那人说：“还有十几里。客人，你得赶紧走，夜晚这路上有老虎，得小心些。”郭孝子听了，又作了揖，就急急地向前赶路。

天全黑了，不过那时正好是阴历十四五的月中时候，一轮月亮从山凹里升上来，升到天上，山路上也给照得明亮，郭孝子稍稍松口气。

不久，他就来到一片树林中，忽然迎面一股冷风刮起，把树叶子都吹得哗哗地乱响。风刚过，倏地跳出一只大虎，拦在道中央。

郭孝子叫了声“不好了”。脚腿一软，一屁股坐在地上。老虎奔过来，用爪子抓过孝子坐在屁股底下。坐了一会儿，见郭孝子闭着眼，半天也不见有一点动静。那老虎就起来到一边，用爪子扒出一个坑来，再把郭孝子拖进坑去，四周扒拉些树叶杂草什么的盖了后就独自离去了。

郭孝子在坑里拿眼偷看那老虎，那老虎走了很远还回转头来朝这里望一望，看见这里没有动静，才一直走去。

郭孝子见老虎走的远了，慌忙从坑里爬了上来，心想：这杂种虽然走了，可一定还会回来，那时不没命才怪哪。一时又想不出好计策，一抬头见一棵大树歪歪扭扭的长着，他三步并作两步，猴似的爬上树去，隐在枝繁叶密的地方。又想着万一那虎来了找不到他，一咆哮动山动地的还不把他从树上吓得掉下来？以防万一，郭孝子又用带子自己把自己结结实实地缚到树干上。正赶上冬天到了，又怕又冻，他直打哆嗦。

三更过后，月亮更加明亮了，那老虎来了，身后还跟着一个怪物：浑身雪白、头上一只角，两只眼睛就像两盏大灯笼，直着身子走来。

郭孝子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只见那东西来到刚才郭孝子爬出的坑边，坐下，那老虎就走进坑里找人，见没了人，那东西大怒，一爪子拍过来，虎头就滚到一边去了。

那怪物吼叫起来，直抖得身上的毛瑟瑟发响，猛一回头上望，就发现了树影里藏着的郭孝子，又叫着向树上猛力一扑，郭孝子闭了眼，心说：完了。

谁知，这一扑用力过猛，赶巧树干上斜斜地升出一截枯干，一下了戳进那东西的肚皮里。越挣戳得越深，那东西咆哮了半夜，挂在树上死了，郭孝子也给吓得死了几回。

直到天亮，有几个猎人，手里拿着刀枪上来了，围着树远远地叫。见来了人，郭孝子喊起来，众人才赶上前，个个伸着舌头，把郭孝子从树上解下

来。

郭孝子把千里寻父的事又说了一遍，众人留他吃了一顿饱饭。郭孝子道：“我得赶路去了，老虎和那东西你们拿到地方自己处理吧。”

众猎人感激，替郭孝子拿着行李，送了五六里地，才告别回来。

又走了三天，其间在一个小庙里住了一天一夜，雪也下了一天一夜。

郭孝子又上路了，一步一滑，那冰冻的支楞着，就像是透明的刀剑立在那里。

郭孝子走得慢，天又晚了，雪光映着地，一片惨白。又路过一块树林，给个劫道的劫住。那劫道的看着郭孝子的块头，一时不敢下手。

郭孝子说：“你家在那里住？我可以帮你。”

那人说：“客人，走你的路吧，饶你过去。”

郭孝子说：“你这些做法，我已知道了，这扮吊死鬼的是你什么人？”

“是我的妻子。”那人说着时把他的妻子从树上放下来，见郭孝子不是恶人，口气也就软下来，请郭孝子进路旁的两间草房。又煮一壶茶端上来招待郭孝子。

郭孝子问：“你们扮死人吓人，这是伤天害理的事，我有十两银子给你们做个本钱，不要再干这样的事了。”

这夫妇跪在地上磕头，一边说：“小人原来也是好人家儿女，只因为苛捐杂税太多，给官府逼得无路可走，才做这种事。有了客人这周济的银子，从此改过就是。”郭孝子急着赶路，那人把郭孝子送了又送，才洒泪停下。

郭孝子又走了几天，天气越来越冷。西北风呼呼地刮着，山路冻得像白蜡一样又硬又滑。路过一个山洞时，天色已晚，郭孝子刚想进去避避风。只听得山洞里大吼一声，又跳出一只老虎来。郭孝子立时目瞪口呆，心里说：“小命完了，这是天绝我呀！”

一跤跌在地上，昏了过去。

原来老虎吃人，是先等人吓得魂飞魄散时才下嘴。现在老虎见郭孝子直僵僵地躺在地下，竟不敢张嘴来吃。老虎等了一等，见地上没有动静，就闭上血盆大嘴在郭孝子的脸上东闻西嗅，不曾想一根虎胡子戳进郭孝子的鼻孔里，把昏死过去的郭孝子戳出一个大喷嚏来，扑的一声，把个老虎吓得撒脚就逃，三跳两跳，没了踪影，原来是跌进一个涧沟里，跌死了。

郭孝子给老虎的胡子一戳，竟醒过来。他爬起身，四下里望，不见了虎的影子，说了句“惭愧”！继续提着胆子赶路。

老天有眼，郭孝子总算到了成都府。

他四下打听，终于在四十里外的一座山庙里访着那做了和尚的父亲。

老和尚打开庙门，见是儿子，吓了一跳。

郭孝子见面前这个和尚果然是自己寻了二十多年的父亲，脚下一软，跪在地下痛哭起来。

老和尚说：“施主请起来，我是没有儿子的，你想是认错了。”说着时，庙里的和尚都围拢来。

郭孝子哭着说：“儿子万里迢迢，找了几十年的父亲，如今寻到父亲跟前来，父亲怎么不认我？”

老和尚说：“我刚才说过，贫僧是没有儿子的。施主你有父亲，就自己去寻，怎么望着贫僧哭个没完？”

“父亲虽然几十年不见，难道儿子就认不得了？”郭孝子跪着哭，就是

不肯起来。

“我没有儿女！”

郭孝子放声大哭；“父亲不认儿子，儿子到底是要认父亲的。”

三番五次，缠得老和尚急了，说：“你是那里光棍，敢来闹我们？你再不出去，我就拿刀来杀了你！”

郭孝子趴在地上，还是哭，一边说：“父亲杀了儿子，儿子也不出去的。”

老和尚抬头望望，见围着的小和尚们眼睁睁地望着自己，不由得大怒起来，扑上前把郭孝子双手一扯，提着郭孝子的衣领，一路推搡着出门，转身关了庙门。

郭孝子在门外哭了一场，又哭一场。不敢再去叫那庙门。见天色已晚，自己想道：“算了，算了，父亲不敢认我，想是怕连累了我。这世上小人太多，害人的人多得数不胜数。”

他抬头四顾，原来这庙叫竹山庵。

他一步一回头，走到离这竹山庵半里路的地方，租了一间房屋住下。

这一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想了这二十多年的辛苦，觉得父亲可怜，自己不也是改姓郭了吗？想着时，泪水又泉涌一般地下来。

其实，郭孝子的父亲叫王惠，也是个进士出身的官，只因世道如此，才落得这么个下场。郭孝子二十多年见的也多了，诛连九族、家破人亡的；诬告成风、害人不眨眼的……郭孝子长叹一声，想通了父亲死也不认其子的苦心。只是孝心还是要尽的。

第二天早上，郭孝子红着眼睛走出房门，又走到庙门口来指望碰上父亲。

等了半天，一个道人从里面走出来，那道人也是个善人。郭孝子的行为感动得老道泪水涟涟。答应郭孝子尽孝心的举动。

从此以后，郭孝子就在半里地外租房住下，替人家挑土、打柴，每日得几分银子，托那个道人带进庵去，养活父亲。

郭孝子日日如此，一直养到他父亲老死。他又背了他父亲的骨灰，走回那老家归葬，让他的父亲落叶归了根。

豪杰杜少卿

天长这地方也算是个老地方了，这地面上出名的人家是杜姓人家。他们老辈人中有官做到礼部尚书的，也有中过状元的，做过江西赣州府知府的。到了儿子辈，却日渐萧条。小辈同族子弟六七十人中只有杜慎卿、杜少卿二人肯招待四方宾客、云游士子，其余的都谢门闭户，守着祖宗的产业过日子，只求个踏实，不曾显达过。

当年，在莫愁湖，喜好云游的杜慎卿和些有点学问的士子搅在一起。银子不足的时候，杜慎卿想了个主意选名戏子，给他们排个名次，收些费用。其实，这“选美”一事纯是侃出来的。从梨园男人谈到青楼女子……便有了主意。

选美的事在莫愁湖畔热闹了又热闹，杜慎卿也随着这会的成功使他在大江南面出了名。当时有个戏班子领主鲍廷玺觉着杜慎卿花银大方，肯做好事，就找个机会相认、相邀，在酒桌上提了求借银子以振兴戏班的事。

杜慎卿当时眼珠一转，略一沉思，就把他的族弟，赣州府先知府的儿子杜少卿端了出来。

他说：“我这兄弟犯呆，乐善好施，求他定能成功，只是得讲究策略。他有一个毛病，就是凡见过他家太老爷的，连条狗他都要敬重。你去了，只要他高兴，就不愁没银子花。只是记着，要是问起你认不认得我时，你就说不认得。”

随后又细细地介绍了杜少卿的习性，接近方法以及注意事项等等。一番话，说得鲍廷玺满心欢喜。

那日，杜少卿正和他父亲的同窗好友叙旧，正说着，家人王胡子手里拿着一个红帖子，站在窗子外不敢进宋。

杜少卿看见他，说道：“王胡子，你有什么话？手里拿的是什么？”

王胡子走进书房，递上帖子：“南京一个姓鲍的，他是戏班出身，才回家来，听说您的大名，特过江来拜少爷。”

“你回话说家里有客，不见。”

“他说他受过先太爷多少恩德，定要当面叩谢少爷。”王胡子说。

“这人是先太爷抬举过的吗？”

“是。”王胡子答，“当年，他和他的戏班子来过咱家。太老爷很喜欢鲍廷玺，曾说过要照顾他的。”

杜少卿说：“既然如此，就带他进来吧。”

王胡子出去，领着鲍廷玺捏手捏脚地一路走进来。走到书房门口一望：杜少卿正和客人坐在那里，头戴方巾，身穿玉色夹纱衣，脚上一双带明珠的靴子，光亮闪烁。大眼睛，黄脸皮，两剑眉直竖。

王胡子说：“这就是我家少爷，你过来见。”鲍廷玺过来，跪下磕头，杜少卿上来扶住，二人寒暄了一下，归席坐下。杜少卿、韦四太爷、鲍廷玺三人相认过，扯些闲话，便扯到酒上。

韦四太爷说：“府上有一坛酒，今年也该八九年了，不知还在不在？”

杜少卿说：“小侄竟不知道。”

韦四太爷说：“你是不知道，是你令先大人在江西到任的那一年，我送到船上，尊大人说：“我家里埋下一坛酒，等我做了官回来，同你老痛饮，’想不到我这老弟先我去了。”说着竟有老泪涌在眼角，抬手抹了。

杜少卿劝了韦四太爷一回，即询问婆娘可知道这坛酒，随后家人等都问了一遍，均说不知道。最后叫过最老的仆人才知道这酒是有的。

仆人说：“酒是有的，是老爷上任那年，做了一坛酒，埋在那边第七间房子后的一间小房里，说是留着和韦四太爷一起吃的。而今埋在地下，也足足有九年零四个月了。”

仆人伸出老手，掐着指头算了又算，肯定地说：“足足有九年零四个月了，这不会错。”

当下，杜少卿叫人寻这酒去，果然挖出了一个坛子，抬到书房来，打开，果然闻着喷香。

韦四太爷说：“好酒！只是不能这样吃，你再叫人在街上买十斤酒来掺上，才能吃。今天吃不成了，明天再尝。”

一夜无话。

第二天清晨，鲍廷玺早早起来，按着杜慎卿在南京教的，挪到王胡子房里来，说些奉承话，只喜得王胡子眉毛直跳。

鲍廷玺说：“杜少爷真是豪杰。”

王胡子说：“我家这位少爷也出奇！一个娄老爹，不过是太老爷的一个门客，他害了病，送他几两银子打发他回家也就完了。可偏偏养在家里当祖宗看待，一早一晚的还要自己侍服。这不，他又在那房子里看着弄药哪。”

鲍廷玺只管听，王胡子絮叨了半天，直到吃过早饭，去预备吃那坛老酒的事。

老酒兑了新酒，吃了半日，王胡子领着四个打杂，抬上一只箱子来。

杜少卿见了，问：“这是什么？”

王胡子说：“这是给少爷与奶奶、大相公做的秋衣。刚做完，送来要少爷查件数。”

才把箱子放下，只见那裁缝进来。王胡子忙说：“杨裁缝也来了。”

杜少卿说：“有什么话吗？”

说着时，只见那杨裁缝走到天井里，双膝跪下，磕下头去，放声大哭。

杜少卿大惊，说：“杨司务，你怎么了？有话快说。”

杨裁缝哭道：“小的这些日子在少爷家做工，今早领了工钱。不想刚过了一會兒，小的母亲就得了暴病死了。小的拿了工钱回家去，把钱都叫柴米店的人追了去，欠人家太久了也不好变通。而今母亲的棺材、衣服，一件也没有。没办法，只得再来求少爷借几两银子，小的丧完了母亲，再来做工，慢慢地还少爷。”

杜少卿说：“你要多少银子？”

裁缝说：“小户人家，怎么敢大铺张，少爷要肯借与小的，多则六两，少则四两也就够了。小的也要计算着做工能还上的。”

杜少卿听了，心里难过，他叹息着说：“我那里还要你还？你虽然是小户人家，这父母的丧事也不能草草地了结，要免去终身的悔恨才是。几两银子怎么行？至少也要买个十六两银子的棺材，再要装老衣服、杂费等加在一起也要二十多两银子。我这几天一个钱都没有了。这样吧，我这一箱衣服，也能当个二十多两银子。王胡子，你就同杨司务拿了我这箱子去当，得了钱全让杨司务拿走去用。”

又说：“杨司务，这事你也别记在心上，过去就过去了。你这不是拿了我的银子去吃酒赌钱。这母亲的身上大事，还得周全。人谁没有母亲？难得

你有此孝心，我也是该帮你的。”

杨裁缝又磕了头，同王胡子抬着箱子，哭哭啼啼的走了。

杜少卿重又归席坐下，韦四太爷说：“世侄，这事你做得如此，真是难得！”

鲍廷玺在一边吐着舌头道：“阿弥陀佛！天下竟有少爷这样的好人！”

当下吃了一天的酒。众人尽兴而去。

杜少卿因想着娄老爹的病，手里又没有现钱用，就把王胡子叫来商议卖田产的事。

“我那一宗田产，你就卖给那个人算了。”

王胡子说：“那乡人想占便宜，少爷要一千五百两银子，他只想出一千三百两。”

“一千三百两就一千三百两吧。”

王胡子说：“小的要讲明才敢替少爷卖。卖得贱了，又惹少爷的骂。”

“那个骂你了？你快些去卖，我等着银子用。”

王胡子说：“小的还有一句话要说，少爷得了银子要做两件正经事，要是再几千、几百地给人白用，这产业卖了也可惜。”

“你见我什么时候把银子白给人了？你想捞点儿就直说，还讲这么多鬼话，快点去办事吧。”

王胡子听了也不敢再多嘴，低着头退出门来，正碰上鲍廷玺，便悄悄地对鲍廷玺说：“好了，你的事有指望了。”

鲍廷玺听了，摸出块银子偷偷地塞在王胡子的手里，王胡子也不言语，只顾笑咪咪的快点办事去了。

王胡子走了几天，装了卖田产的银子回来，少不得要变个说法克扣十几两，杜少卿心里明白，嘴上也不肯说。那一日，鲍廷玺算计着杜少卿这一千多两银子花得差不多了，如再不说恐怕一个子都得不到了，正独自想着计策。

杜少卿说：“鲍师父住我这儿大半年了，我知道你有心事，说了不妨。”

鲍廷玺一听，便倒满一杯酒递过来，说：“门下父子两个都是教戏班子糊口的，父亲死后，门下赚不进多少钱。家里还有个老母，又不能养活。想起来心里就难过，门下是该死的人，除非少爷赏个本钱，我才可以回家养活老母。”

杜少卿道：“你一个梨园中人，却有思念父亲、孝敬母亲的心，这就可敬了。我怎么能不帮你？”

随即取出一百两银子交给鲍廷玺，说：“你先拿去调教戏班子，用完了再说话。”

鲍廷玺接了，口头不说，心里也嘀咕，原想要五六百两的，只怪自己提得晚了些，杜少卿手上也确实没有现成的银两了。

自此之后，娄老爹的病一日重一日。那一日，娄老爹叫杜少卿坐在身边，说：“我在你家三十年，是你令先尊的一个知心朋友。令先尊去世后，少爷这么对我好，我没得说了。少爷的人品、文章，是当今第一人，但是你不会当家，不会与朋友相处。这家是保不住了。像你这样慷慨仗义的，我心里喜欢，只是也要看看求你帮助的是什么人。像你这种做法，银子给人骗了去，也没人来报答。虽说你不图报答，但也不能贤愚不分，一求必应。原来的门客都是些没良心的，这鲍廷玺是个做戏的，有什么好人，管家王胡子就更坏了。银钱也是小事，我死之后，你父子学学令尊的德行——德行要好，就是

没饭吃也没有关系。你平常最相信的你本家兄弟杜慎卿相公，虽有才情，也不是什么厚道人。这地方没个靠得住的。南京是大地方，你的才情、人品要在那里，或者遇着个知遇，也会做些事业出来。这里的家业是靠不住了。少爷，要是听我这话，我死了也闭眼了。”

杜少卿流着眼泪说：“老伯的好话，我知道了。”

“少爷，看我这病是好不得了。我是有子有孙的人，一生出门在外，死自然要在家里的，你不要留我了，了我这心愿吧。”

杜少卿听了，泪流不止，看娄老爹主意已决，劝是没用的了，只好差人收拾了家中的所有银子送与老爹的儿子，又吩咐了雇了人，抬娄老爹过南京到陶红镇的老家去了。

话说杜少卿自送走了娄老爹，日子水流似的又过去了半年多，家产折腾完了。房子器具并给了本家，和娘子商量着迁往南京。这娘子也是开明的人，一一依着杜少卿。当下收拾了行李往南京的路上走去。只是，王胡子在路上觉着不是事儿，拐了杜少卿二十两银子跑了。杜少卿知道了，也只是一笑。

到了南京，杜少卿租房子住了，并不去拜会杜慎卿，只是南京名士有头脸的都来看望杜少卿，这全因着他有豪杰的名声，在秀才堆里是不多见的。

又过了几天，杜少卿的娘子因为初来南京，要到外面看看景致，杜少卿应了，叫了几乘轿子，房东也推荐了一个卖花的姚奶奶作陪客，厨子挑着酒席在后面跟着，进了清凉山上的一个姚园。

这姚园是一个极大的园子，进去是一座篱笆门，门内是鹅卵石铺成的路。一路山径，两边绿柳掩映，风光无限……上到山顶，便是一个八角亭子。

一边是清凉山，高高低低的竹树；一边是灵隐观，绿树丛中露出红墙来，十分好看。

这天，面对人间如此美境，杜少卿喝醉了，竟当着众人的面挽起娘子的手，出了园门，另一只手还举着盛酒的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岗上走了一里多地。

他们在前进，背后三四个妇女嘻嘻笑笑地跟着，使游山的人都看呆了，目眩神摇，不敢仰视……

晚上到家，还未歇息，早有朝廷的人拿了红帖等着，原来是举荐杜少卿去做官的。这为难了杜少卿，去不是本心，不去是先父的好友李大人举荐的，也不好夺李大人的面子。

后来，恰好赶上李大人调到福建做巡抚，举荐的事搁了下来。杜少卿见李大人去遥远的福建去上任，心里欢喜。

他差人置办了酒席，拉着娘子坐下，自斟自饮自开怀。

“好了！好了！我做秀才，有了这一个结局，将来乡试也不应考，科、岁都不去，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吧。”

杜少卿的妻子见了丈夫这模样，也不言语，只是笑。

从此，他们真的隐在山清水秀的地方，逍遥自在地过起日子来。

少年英雄萧云仙

有个地方叫明月岭，离成都百十多里。这地方山高路险，涧深林茂。那时，一些无家可归的人都聚在这样的地方打劫，杀人越货。

那年，陕西海月禅林的老和尚未成都，路过此地时看天色已晚，恐怕前头没有店住，就急急的寻个路边小店，住下。一切安顿妥了，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山去。老和尚心情好，想喝口茶，再出去看看山景。恰好，这小店前面几步的地方就有个茶棚，老和尚便走过去。

这茶棚里也坐着一个和尚，远远地看着老和尚走过来，快到近前时，他便迎上前来打个问讯，道：“贫僧有礼了，师父，这里的茶不好，前面不多几步就是小僧的小庵，师父云游至此，何不到小庵里吃杯茶？叙谈叙谈？”

老和尚先是一愣，而后高兴起来，荒山野岭的地方能遇到个同类，实属不易，何况这儿还有个小庵。于是随口答道：“这样最好！”

那和尚领着老和尚，曲曲折折地，走了七八里路才到一个庵里。

那庵一进三间，前边一尊迦蓝菩萨。后一进三间殿，中间放一张榻床。老和尚正在四处望，只听得一声断喝：“老和尚，还认得我么？”

老和尚一惊，扭过头来，借着夕阳的光，这才认出来这个和尚原来是从海月禅林赶出来的恶和尚赵大，现在成了贼头。

原来，赵大挂单时到了海月禅林，老和尚慈悲为怀，容他住下。不曾想这赵大在禅林里吃酒、行凶、打人，无所不为，惹恼了众和尚，众和尚一起求老和尚，说：“这人留在禅林里，势必要坏了清规，求老和尚赶他出去。”

老和尚无法，只好请赵大离开，赵大不肯。后来那领头的和尚托人向赵大说：“老和尚叫你走，你不走，就得按照禅林规矩，抬到后面院子里，一把火烧死。”

赵大听了，怀恨在心，第二天就悄悄地走了，自此赵大咬牙切齿了许多年。

真是冤家路窄，没想到老和尚自投罗网。赵大竟直走到床上坐下，睁开眼道：“既然你来了，就不怕你飞到天上去。我这里有个葫芦，你拿上，去半里路外山岗上一个老妇人开的酒店里，替我打一葫芦酒来。”

“如今你认得我是谁了吧？”赵大冷笑了一声。

“认得了。”老和尚说。

“那你快去打酒！”赵大瞪圆了眼睛。

老和尚不敢不从，用哆嗦着手捧着葫芦走出门去。

果然，半里地外有个老妇人开的酒店。那妇人见了这葫芦，又呆呆地望着和尚，就在低头的一瞬间，那眼泪也就跟着滚落下来。

老和尚又吓了一跳。

那妇人说：“看老师父是个慈悲面貌，不该遭这一难啊。”

老和尚惊问：“贫僧遭的什么难？”

老妇人慢慢地说：“我认得他这葫芦。他曾吃人的脑子时，就拿这葫芦来我这店里打药酒。老师父，你这药酒一打去，就没有命了。”

老和尚听了魂飞魄散，慌了，说：“这怎么办，我逃了吧。”

老妇人摇摇头，说：“你怎么办，这方圆四十里都是他的响马旧党。他这庵里跑了人，一声梆子响，就有人跳出来捆翻了你，把你送回他那里，那你就是小命连想都不要想了。”

老和尚瘫在地上，哭着说：“求老菩萨救命。”

“哎，我怎么能救你，弄不好我的命都得搭进去。但看你老师父慈悲，我指一条路给你，去找一个人，或者还有点指望。”老妇人环顾一下左右，见没人，就低低地说：“你从我这屋后山路翻过去，那有个岭，有一个少年在那打弹子。你见了他，什么话都不要说，只要跪在他面前等他问话，你再开口诉说。看来只有这一个人能救你，你快去求他，如果他都不能救你。我今天这个命也就跟着你完了，你快去吧。”

战战兢兢的老和尚，将葫芦里打满了酒，颤抖着腿翻过那山路，果然看见一个小小的山岗，山岗上一个少年在那打弹子。

那少年头戴武巾，身穿藕色战袍，白净脸，生得十分英俊。正在聚精会神地打山壁上的铜钱，就那么大的一块地方，一个一个准。

老和尚走来，双膝跪在地上，那少年还没等问话，山凹里飞起一阵麻雀。那少年手起弹子已经飞出，一只麻雀应声坠了下来。那少年这才回过头来，见老和尚含着眼泪跪在跟前，说道：“老师父，快起来。你的来意，我知道了。我在此学弹子，正为此事。你今天的到来就是他的死期。老师父，你不必在此耽误，你快把酒给那个恶头拿去，不能慌张，也不能露出悲伤的神色。你到他那，要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我会来救你。”

老和尚虽然松了口气，但心里没底，只是一双泪眼望那少年。

“快去吧！老师父，晚了他就要怀疑了。”

老和尚这才挪动脚步，照着原路来到赵大恶贼的庵里。进去后看，那和尚正在中间床上坐着，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

那恶和尚狠狠地问：“你怎么这时候才回来？”

老和尚说：“贫僧不认路，走错了，是慢慢找回来的。”

恶和尚哼了一声：“料想你也不敢跑。也罢，跪下吧！”

老和尚跪下。

“上来点。”老和尚见他拿着钢刀，不敢往前跪，只是拿眼望着那刀，恶和尚又叫了一声：“你不上来，我劈了你。”

老和尚只得双膝跪地，向前挪了挪。

“摘下帽子！”老和尚含着眼泪，自己摘下了帽子。恶和尚伸出粗手，在老和尚的光头上捏了一捏，又比了一比，顺手把药葫芦里的药酒倒进嘴里一口。然后站起身来，左手拎着酒葫芦，右手举着明晃晃的刀，在老和尚的头皮上试试，比着头顶的中心。

虽然恶和尚的刀还没劈下来，老和尚的魂竟早从顶门里飞出去了，只是眼泪流个不停。

恶和尚比好了，试好了，知道那是脑子最多的地方，正好一刀劈开，脑浆流出，趁热就着下酒吃。心里想着，刀口朝下，举起来，朝老和尚的顶门猛劈下来。

刀口还未落到老和尚头上，只听得门外飕的一声，一个弹子飞来击在恶和尚的腕子上，那刀歪了歪，“当”的一声掉在地上。又一声响过，再看那恶和尚的左眼珠子迸了出来，血流满面。那恶和尚用手捂着眼，一声怪叫飞跑出庵门，到了外间。那迦蓝菩萨头上坐着个人，恶和尚刚一抬起头，又是一个弹子射来，把恶和尚的右眼也打瞎了，恶和尚疼得在地上翻滚。

那少年从菩萨头上跳下来，赶紧跑到里间，老和尚早已吓瘫在地。那少年道：“老师父，赶快走！”

老和尚说：“我不是不想走，只是吓软了，动不了。”

那少年说：“我背你走。”说着一把拖起老和尚背在背上，急忙出了庵门，一口气跑出了四十里。那少年才把和尚放下，说：“好了，老师父终于脱了这场大难了。”

老和尚的魂这时才飞回来，慌忙跪在地上拜谢，问：“恩人尊性大名？”

那少年说：“我也不过是要除这一害，并不是特意救你。你得了命，前途吉祥，快走吧。问我姓名做什么？”

老和尚再问，仍是不肯说，没法，只得向那少年膜拜了几拜，上路走了。

原来这少年叫萧云仙，家在离成都二十里外的东山住，他父亲是一位武将。这少年是专门来除害的。

又过了半年，边境松潘地方乱起来，一群外族人夺了青枫城，杀了许多人，朝里派少保将军平乱，抗击番人。

萧云仙的父亲萧昊轩听了此事就把云仙叫到跟前，说：“少保是我的老朋友，你去投奔他，报效朝廷。”萧云仙说：“父亲年老，孩儿不敢走。”

萧昊轩说：“这就不对了。我虽年老，现在并没有病，饭也能吃，觉也能睡，何必要你跟随左右？你要是借口不去，就是贪图安逸，怕外出吃苦，才是不孝之子！”

云仙被父亲几句话说得闭口无言，只得收拾一番，前去投军。

云仙来到少保军中，递上父亲的手书，少保大喜，叫萧云仙带上五百兵卒在前，先锋开路。少保中军紧紧跟上，向椅儿山进发。

不多时，到了山口，萧云仙埋伏好兵丁，然后亲自带二百人，大踏步杀上山来。那山上几百番子，藏在土洞里，见有人杀上来，也一窝蜂地拥出来迎战，萧云仙腰插弹弓，手拿腰刀，奋勇争先，手起刀落，砍了几个番子的头。

那番子见势头勇猛，正要逃走，只听得一声炮响，萧云仙开始上山攻打时埋伏下的二百兵杀出来，一边高喊：“大兵到了！”

番子正在魂惊胆落，又见山后摇旗呐喊，杀上一批人马，只道大军得了青枫城，见大势已去，也就乱纷纷地各自逃命。但那有萧云仙的弹子飞得快，只听那弹子飕、飕、飕，只见弹如流星，到处都是鼻塌嘴歪的番子。

萧云仙把五百兵丁合在一起，把那几百个番子，像砍瓜切菜，剁了个干干净净。

萧云仙叫众人暂歇一歇，即鼓勇前进。走了半天，遇到一条大河，青枫城就在大河对岸几里处。见无渡船，萧云仙就命令兵丁砍伐林竹，编成筏子，顷刻办完，一齐渡过河来。

萧云仙跟手下说道：“我们大兵尚在后面，攻打他的城池，不是五百人就能做得来的，首先不能让番子知道我们的虚实。”

然后如此这般地分拨完毕。

且说中军的两位都督到了椅儿山下，又不知道萧云仙已经过去。两位商议：“像这样险恶的地方，他们必有埋伏，我们尽力放些大炮，放得他们不敢出来，也就可以报捷了。”正商量着，飞马来报，少保传下军令：叫两位率军速进策应，恐怕萧云仙年少轻进，以致误事。

两位都督得了军令，不敢不进，硬着头皮上前，但见路上满是番子尸体，这才放下心来，转眼来到河边，见有现成的筏子，都渡过河去。这时青枫城里火光冲天，萧云仙正在东门外施炮放火，攻打城池。

番子见城中起火，不战自乱。

中军这时又恰好赶到，与萧云仙的先锋五百兵丁合在一处，把一座青枫城围得铁桶般。那番子首领，开了北门，舍命突围，只带了十多个人马，逃命去了。

这时，少保的大队人马全部来到，城里那些受了无数苦难的百姓，各人头顶香花，跪在地上，迎接朝廷的军队入城。

少保传令，救火安民，秋毫不许惊动百姓，并写了本章，派人到京里报捷。

这里萧云仙叩见了少保，少保大喜，赏了他一腔羊、一坛酒。过了几天，京里来人，少保和两都督回京等候升官。把萧云仙升为千总，驻守青枫城。

这时，萧云他还是少年。

三四年过去了，青枫城建得初具规模。周围十里，六座城门，城里又盖了五个街署。萧云仙出榜招集无家可归的百姓进城居住，城外就叫百姓开垦田地。他对属下说的是七个字：垦荒、均田、兴水利。

萧云仙亲自指点百姓，在旱田旁边开出许多沟渠来。沟间有洫，洫间有垄，开得高高低低，仿佛江南的田地。

萧云仙骑着马巡游各地在各地犒劳百姓们。每到一处，就把百姓都传来，先立起先农的牌位，摆设牛羊祭礼。拜过，就叫百姓团团坐下，萧云仙坐在中间，和百姓同食共饮。

萧云仙向众百姓说：“我和诸位父老乡亲在此痛饮，也是缘份。今天上赖皇恩，下托你们众百姓的力，开垦了这么多田地，百姓富足我也高兴。我如今亲手种一棵柳树，你们每人也种一棵，或杂种些桃树、杏树，也能记住今天的事。”众百姓欢声如雷，一个个都在大路上，荒地上栽上柳、桃、杏。

就这样，今天在这，明天在那，一连同百姓同饮了几十日，共栽了几万棵树。

众百姓感激萧云仙的恩德，在城门外盖起了一座先农祠，中间供着先农牌位，旁边便是萧云仙的牌位。又找了一个绘画的，在墙上画了一个马，萧云仙骑在马上，旁边有人拿着红旗在劝农……一切都弄好了，这里竟也香火不断。

萧云仙又替众百姓们选了些识字的先生，建了堂馆，让小孩子进去读书识字。

几年光景，这青枫城一带的地方欣欣向荣。

每到春天，杨柳发了青，桃花、杏花都渐渐地开了。那绿树荫中，百姓家的小孩子，三五成群地牵着牛，也有倒骑在牛上的，也有横睡在牛背上的，在田旁沟里饮了水，从屋边慢慢地转了来。

读书声、欢笑声、吟唱声，一阵一阵的传来，狗吠声、鸡鸣声也一阵阵的传来。萧云仙听了，心里欢喜。他也常常走出衙署，站在当街里，同孩子们玩玩，同百姓们唠唠家常……百姓能有这样的快乐时光、生活甜美，也是不难做到的啊、他在心里这样说。

凤四老爹

江湖上，走南闯北的人中，有一个人叫凤四，人称凤四老爹。因为人侠义，三教九流都与他相交。凤四老爹自小得了本《易筋经》的书，身子练得铁板一样。他又是个极讲义气的人，喜欢抱打不平。

话说那时有个叫万青云的秀才，只因为家里日子难过，他就冒充中书，到处“走走”，无非是想让人高看一眼，混口吃的。没想到撞过了大江大浪，行为举止也确实像个中书的模样时，结果在江宁县的秦中书家看戏，让几个浙江来的差役一条链子锁走了。

立时，那些中书、御史老爷们乱作一团，不知如何是好。这天，凤四老爹也在场，他只是在一旁看了冷笑：这些官老爷似的读书人都是一群没用的东西！

秦中书见了，不解，忙问：“凤四老爹，你笑什么？”

凤四老爹说：“我觉得诸位老先生好笑。人已给拿走，急有什么用？依我的愚见，倒该派一个能干的人到县里去打探打探，到底是为什么事，一来也知道个下落，二来也晓得可与诸位老爷有什么牵扯。”

众人随声附和：“那是，那是。”

打听的人回来了，都是糊糊涂涂，说不出个什么。凤四老爹道：“你们手下的人能打听什么，等我去吧。”

秦中书道：“你真的要自己去？”

凤四老爹说：“这个扯荒做什么？”说着时，已跨出门去。

凤四老爹一直到衙门口，寻着两个捕头。那捕头见是凤四，打恭作揖，凤四也不含糊，吼了一声，那两个捕头跟在身后，叫东就东，叫西就西，只一会功夫儿，就找到了差人。差人说：“让他们来这儿抓人，他们就来，别的什么事都不知道。”

凤四没法，又跑到外监里直接去见万青云，青云见了凤四，说：“小弟这可是天大的冤枉了，你回去替我致意秦中书秦老先生，不知今生还能不能见了。”

凤四又没问出什么，一路回到秦中书家。秦中书忙问：“到底因为什么？”

凤四老爹说：“奇怪了，不但官府不晓得，连浙江台州来的差人也不知道；不但差人不知道，连万先生自己也不知道。这样糊涂事，看来只有我亲去浙江才能搞个明白。”

秦中书说：“不关你我，哪个还管他这个闲事。”

凤四说：“还是去看看，帮他了了这官司，也算没白相与一场。”其他的人也都撺掇凤四老爹去浙江，怕的是真的有事牵扯到自己。

第二天，凤四老爹、万青云和三个差人一起上路，三个差人见有凤四老爹跟着，个个都放了心，因为凤四老爹是出了名的人。

路上，万青云见凤四是个侠肠义胆，又见他是真心帮自己，就说了实话，承认了他只是个秀才，不是中书。

凤四问：“有案子牵扯到你吗？”

万青云答：“原来没有，现在恐怕有了。因为江宁县令是浙江人，看在我也是浙江人的面子上，就在交接的来文上写了我的官职中书，要台州府役照顾，一不能勒索二不能上刑。哎，江宁县令是好意，却苦了我了，这假官的官司却要打定了。”

凤四说：“你不要着急，我自有道理。”接着，寻了一个店住下，吩咐差人说：“等我回来再走。”说完独自走了。

原来，凤四老爹又赶紧回到江宁县秦中书家，一番话吓得秦中书屁滚尿滚。凤四说：“闭门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你还不知道哩。”

“你说他是假的中书？”秦中书一惊。

“假的何消说！只是一场钦案官司，把一个假官从尊府拿去，上头知道了，老先生你也知道，后果是什么？”

“凤四哥，你是个极会办事的人，如今这件事，你看怎么办？”

“没有怎么好的法。他的官司不输，你的身家不破。”

“怎能叫他官司不输？”

凤四瞅着秦中书，慢慢地说：“假官就输，真官就不输。”

“既然是假的，怎么才能真？”

“难道你也是假的？”凤四老爹反问。

“我是保举的。”秦中书说。

“你能保举，他就不能保举？”

那时，官可以花钱买，保举就是买。老爷能买、中书也能买。

“你说怎么办？”秦中书听了这个话，就叹了一口气，“如今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凤四哥，银子我出，事儿就要你去办了。”

一切算计停当，秦中书出了银子就打发人带进京办理此事。凤四这才寻到小店，同三个差人和万青云一起到了万青云的老家台州去打官司去了。

一路上水路特多，只得坐船。

有一个晚上，有一只小船靠上来，那小船上有一个小女子，眉来眼去的骗了一个同船客人的所有银子跑了。

那客人丢了钱，眼睛哭得红红的。凤四知道了，逼着这只大船掉头就追。追了二里多路，只见一株老柳树下系着一只小船，远望过去，看不见一个人。凤四叫船家停了船，自己走上岸去，在岸上闲走。看清了，果然是昨天那只小船，那小女子正同一个汉子坐在船舱里说话。说了一会儿，那汉子就上岸走了，凤四随后跟着。

二人一前一后走在一个僻静处，凤四急走几步，一把把那汉子扯倒，摁在地上，举掌就打。打了一会儿，那汉子求了饶，凤四才停手看那汉子，那人趴在地上半天才缓过劲儿来，问：“壮士饶命。我与你素不相识，无冤无仇……你……”

“你娘的狗屁！”凤四骂道。“昨日那女子骗了我们二百两银子快交出来，她是你什么人？”

那汉子还要抵赖，凤四一巴掌过去，那汉子在原地连转了三圈才稳住脚跟。不得不说出那小女子是他妻人，因无法生活，才干起这骗人的勾当。

“银子在船上，一厘未动，还求老爷开恩。”

凤四便押着那人上船取了银子回来。那客人见了银子回来，倒头便拜，然后拿出一封银子来谢凤四。凤四就把这银子分成三份，分给了三个差人，三个差人也谢了。

到了万青云的家，凤四同差人坐在外面。听到里间有哭声，哭了一会儿，又不哭了。接着，备了饭给众人吃。然后全都歇在了万家。

第二天，送上公堂，县太爷一看，万青云是中书打扮，吃了一惊；看了批文，有“保举中书”字样，又吃了一惊。

县太爷说了拿他的原因是因从饮犯苗家那里翻出了诗笺，诗笺里有万青云的诗作。

“我跟苗家不认识。”万青云说，“不过我家住过客，他刻些书送人，恐怕是误收了我的诗，又落到苗家手里，这也是可能的。”

县太爷说：“那人叫什么？先拿出审问。”

其实，这都是凤四提前同万青云商量好的说法。

不一会儿，凤四被拿来了，先上刑，没想到几副夹板都被凤四弄烂了，凤四说：“不但我平生不会做诗，就是做诗送人，也不是什么犯法的事。”

县太爷没话答，又见凤四不是一个普通人，先叫押下，然后自己亲自坐轿去抚军家里面禀了此事。抚军一听是凤四，知道凤四是有名的壮士，这其中一定有缘故，正好万青云保举中书的文本也到了抚军这里。况且苗犯已死在狱中，此事也就无关紧要，抚军吩咐县太爷从宽处理，结果县太爷回来竟将万青云、凤四都放了，这官司也就此了结。

万中书和凤四一起回到万家，一家人兴高采烈。万中书说：“老爹真是我的再生父母，重生爹娘，我拿什么来报答你。”

凤四老爹一听，大笑不止：“老先生不要说了，我与先生既不是旧友，又不曾受过你的恩惠。这不过是我一时高兴，你要是认真感激那就亏了。我还得去杭州会一个朋友，明天就走。”说完哈哈大笑。

万中书挽留再三，凤四不肯多呆一日，第二天一早就走了，没受万中书的杯水之谢。

凤四有个朋友叫陈公正。陈公正住在钱塘门外，凤四便到钱塘门外来找他，结果意外地碰到了秦二侉子，这时他正同当地的胡八乱子胡乡绅在一起。在一棵大柳树下相马。

胡八乱子说：“凤四哥，久仰久仰。陈老哥早就提起你，专等你来求教的。”

说着时，那匹马一个蹶子把一个少年看客的腿踢了一下，那少年疼得不得了，跷着一只脚在地上乱转。胡八乱子看了大怒，走上前，一脚就把那只马腿踢断了。

众人吃了一惊，都夸胡八乱子好本事，只有凤四老爹笑了一笑。众人拥着凤四到胡八乱子家吃酒去了。

酒席上，秦二侉子夸道：“我们凤四哥练就了一个手段，他那《经》上说‘握拳能碎虎脑，侧掌能断牛首’，这个还不算奇。胡八哥，你拿出刚才踢马的劲儿来踢凤四哥的裆，只要你敢踢一下，我就佩服是真的有了不起的本事。”

“这如何使得？”众人笑着说。

“八先生，”凤四说“你果然要试试，这也不妨，不过要是伤了，可别怪我。”

众人一听这话，都来了“想看热闹”的劲儿，一个个怂恿胡八乱子踢。那胡八乱子想一想，觉得凤四不是个金刚，也不是巨天霸，平平常常的一个人，踢就踢吧，也好抖抖威名。想好了，他就朝凤四一拱手。

“凤四哥，要是这样，我就得罪了。”

凤四走下座位，把前衣襟提起，蹲个马步。朝胡八乱子摆摆头，说：“来吧。”

胡八乱子便使尽平生力气，飞起右脚，一脚踢过去。哪知这一脚好像踢

在一块生铁上，五个脚趾像断了一样，那一痛直痛到心里去了。同时，那一条腿提也提不起来了。

凤四急忙收势，走上前来，连声说：“得罪，得罪。”众人看了发呆，又惊又笑。闹了一会，凤四告辞出去，胡八乱子这才一瘸一拐地进了卧室，那一只靴却怎么也脱不下去，他那只脚也足足肿了七八天。

凤四老爹因为没有找到陈公正，就在陈公正的朋友秦二侏子家住下了。每天打拳、训马，等着陈公正回来。又一边派陈的侄子去找。

却说陈公正此时正在嘉兴，找一个叫毛胡子的生意人。因为毛胡子设计骗走了陈公正一千两银子，没有借条也没有证人。

陈公正寻到了毛胡子说的店面一问，人家说：“这不是他的店了，他还来干什么？”

陈公正一听傻眼了，急了一身臭汗，正无计可施时，他的侄子到了，说凤四老爹在家等着。本来，他是不愿见凤四的，因为他还欠凤四老爹五十两银子。但这时要求凤四帮忙，也顾不得前事了，即刻同侄子赶回钱塘门外。

陈公正见到凤四老爹就像见了救世主，一番苦诉了将近一整天。

凤四说：“这个不妨，我去给你要，保证一厘不差地给你拿回来。”

次日，凤四启程，秦二侏子要去看热闹，一同去了嘉兴。一路无话。

到了嘉兴，寻到了毛胡子的店面，陈公正先去吵，吵了一会儿，只见凤四老爹高声嚷道：“姓毛的在家不在家？陈家的银子到底还不还？”

那柜台管事的刚要出来答话，只见凤四两手搬着墙门，把身子往后一挣，那墙门就哗啦哗啦塌了半边。秦二侏子正要进来看热闹，一块砖头掉下，正好砸在他的头上，砸得他吱吱乱叫。

凤四转身进大厅，大叫：“要命的快点出去！”说着，把两手一背靠在柱子上，身上一扭，柱子就离地歪在一边，大厅立时塌了一半，砖头、瓦片纷纷地往下落。多亏店里的人跑得快，一个都没伤着。

毛胡子躲在里屋，一见不是事儿，只好硬着头皮走出来。一见是凤四，吓得结结巴巴，自认不是不说，情愿把这一笔帐结清，本利全还，只求凤四老爹不要再动手。

凤四老爹一头的灰，越来越精神抖擞，大笑道：“谅你有多大的窝，不够我吃一顿饭时间，就给你拆成平地！”

这时，秦二侏子和陈公正也来到大厅里，秦二侏子说：“这事儿是毛兄的不对，你以为没有中人、借条，打不起官司告不起状。就可以白骗他的！你可知道‘不怕该债的精穷，就怕讨债的英雄’，你今天遇到凤四哥，你还能赖到哪去？”

那毛胡子脸上白一会儿红一会儿，无计可施，只得本利还清，才算完了这横事。

陈公正得了银子，同二位上船。陈公正拿出一百两银子谢凤四老爹。

凤四老爹笑笑：“这不过是我一时高兴，哪里要你谢我。留下五十两还清旧帐，这五十两你还拿回去。”陈公正谢了又谢，拿着银子另找一只船回钱塘门去了。

凤四老爹也同秦二侏子到杭州游玩去了。

凤四老爹就是这么个人物，身为市井壮士，却生就一副侠义心肠，走南闯北，结交好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又居无定所，四海为家，他的名字也就跟着四处传播，人们一听到“凤四”二字，有的立时屁滚尿流，但更多

的都要肃然起敬。

虞华轩戏弄成老爹

五河县除了彭乡绅有钱，方家有钱，再一个就是虞华轩了。只这虞华轩跟别人不同，虽然满肚子学问，但五河县的头面人物总不许他开口。这是五河的风俗；说起他个人有品德，行得正，那人物们就歪着嘴笑；说他家几十年前是大财主，他们就用鼻子哼着笑；说这个人不会做八股文，他们就连眉毛都笑。只是，虞华轩就是不做八股，不去考官做。

虞华轩生在这么个地方，又守着几亩田园，走是走不掉的。他父亲当太守时是个清官，当初在任上时，日子清苦。虞华轩大了，在家省吃俭用，每年都攒些银子，喜好置办田产，又不真实，只是寻着开心，发发心里的闷。

一县的人都说他有点发“虎”。可到底看他有几个钱，所以也来亲近他。

这县内还有一个人，开“买空卖空铺”的，叫成老爹，在乡下住，只要人家有钱，他就往上贴。成老爹选一个好天，来拜访虞华轩，要撮合着卖给他一块田。“不知你的银子是否现成？”成老爹说。

“怎么不现成？”虞华轩说着叫管家搬出三十锭大元宝，往桌子上一倒，那元宝在桌上乱滚。成老爹的一双小眼也就跟着这元宝滚。

“我这些银子是真的吧？你就下乡去说，说那田亩，定准了，我买。”虞华轩说着，叫人把银元宝收拾走了。

成老爹定定神：“我还得在这耽搁几天。”

“有什么公事？”

“明天，我要到县里交粮，顺便领我嫂子拿节孝的牌坊银子。后天，到彭乡绅家喝酒，他家的小姑娘整十岁，叫我去拜寿。大后天，到方老先生家里，他请我吃中午饭。这些事办完了，才能到乡下去。”意思是住在这里呆几天。

虞华轩用鼻子哼了一哼，算做笑笑。

成老爹不走，只好一起吃了中饭，这才出去办事。成老爹走了，虞华轩就叫一个小厮去请唐三痰来。唐的哥哥是个举人，平时方家请客只请他哥哥，不请他，他心里窝火，因此，就专门打听方家的事，特准。虞华轩把他请来，叫他去打听一下方家大后天请客不。

虞华轩说：“打听清楚了，大后天我请你吃饭。”

唐三痰去打听了半天，回来说：“方家大后天谁都不请，没有请客的事。”

“好，大后天你来，我请你吃一天。”虞华轩说。送唐三痰走后，虞华轩叫小厮买了个帖子，请纸店的人当下写了“十八日午间小饮候光”几个字，下置方家主人的名，封好，叫人放在成老爹睡觉房里的书案上。

成老爹晚回来看见帖子，乐了，随便扯的谎竟中了，高兴得他很晚才睡着。

十八日清早，也就是“大后天”的日子，唐三痰来了，虞华轩把成老爹请上上座，他看见小厮们一个个拿着鸡、鸭、鱼的从大门过，往厨房里去。成老爹坐着不言语，他知道虞家请客。

唐便和虞华轩闲谈，扯到修元武阁的事儿上。成老爹插嘴道：“元武阁是虞太守家祖盖的，是咱全县中举的风水，今年彭府中的，该是他家拿银子修了，哪能让你出银子？”

虞华轩拱手道：“也好。烦成老爹，费心去他家说说，帮我几两银子，我短不了谢老爹。”

成老爹忙高声应道：“这事，我说去。他家虽说官员多、气魄大，但是我老头子说话，他也还听我一两句。”

这时，将近中午，虞家小厮在外面街上找一个卖草的，给他四个钱，叫他来跟成老爹说话，这卖草的从大门口转进来，说道：“成老爹，我是方老爷派来的，请老爹过去，等着你哩。”

成老爹说：“拜上你老爷，我就来。”

那卖草的走了。

成老爹兴冲冲地辞别虞家，来到方家门上，看门人传话进去，方老爷出来见客，坐下。

方老爷问：“老爹什么时候上来的？”

成老爹听见这话，心里一惊，答应着：“前天来的。”

“住在哪儿？”方老爷又问。

“在虞老先生家。”成老爹喝了一口茶，说，“今天好天气。”

“正是。”

成老爹又问：“这些日子见着了王知县？”

“前天才会过。”方老爷答。

彼此坐了一会儿，没有话说。又坐了一会，没话找话地说了两句，不见一个客走，又不见摆酒席，成老爹感觉不对，肚子也饿了，暗想：我假意告辞，看他怎么说。

“我别过方老爷吧。”

方老爷也站起来，说声“再坐坐”，也就没话了。成老爹只好告辞。

成老爹走出方家大门，理不清头绪，心里想到：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怪我？是不是看错了帖子，听错了传话？又想，也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不想了，虞华轩家有现成的酒肉，到他家先吃了再说。

成老爹进来时，虞华轩正同唐三瘦等三四个人围着热气腾腾的鸡鸭鱼肉吃得红光满面。

见成老爹进来，都站起身。

虞华轩说：“成老爹骗了我们，不在我这儿吃。现在吃了方家的好东西来了，比我们快活。”又接着叫：“快拿一张椅子让成老爹在那边坐。泡上好消化食儿的陈茶给成老爹吃。”

小厮们听了，心领神会，扯一把椅子远远地让成老爹靠边坐了。又快地端上茶来，特别热情地招呼，左一碗又一碗地给成老爹喝盖碗陈茶。

成老爹越喝越饿，肚子里有说不出的苦。又看见虞华轩他们把大块肉、鸭子、鱼，夹着往嘴里送，那火就在脑门子里直往外撞。他们吃喝到晚上，成老爹也就跟着饿到晚上。等客人都走了，成老爹才悄悄地到管家那里要了一碗炒米，泡泡吃了，然后去睡了。结果是由于吃得不顺，肚子胀了一夜。

次日，告别虞华轩，要回乡下去。问他什么时候再来，这成老爹积习不改，仍然信口瞎说：“过些日子王知县要来看方老爷，他昨个说请我作陪，我推辞不过，只好应了。”

“那好，那好。”虞华轩说，“别忘了买田的事啊。”

成老爹说：“可不是，你要不提醒儿，我都差点忘了。人老了，记性也不那么灵了。”一边说着，一边辞别虞华轩，走了。

没几天，果然再来，跟虞华轩说：“田主和中人都来了，住在庙里。你要是要这田，明天就可以办。”

“要就是了。”虞华轩说。

“还有一个说法，这事儿是我牵头的，你得出五十两银子，我好打发中人。”

虞华轩说：“这不用说，老爹是一个元宝。”当下议定了买田事项。

第二天，成老爹把田主、中人都约来，大清早坐在虞家厅上。这时节，虞家正在维修元武阁，只见有许多木匠、泥匠、瓦匠在书房里领银子。虞华轩捧着五十两一锭的银子你一个他一个地发……成老爹就瞪着眼看，站在书房门口，一直看到人们散尽。成老爹走近几步，请虞华轩去签字、交钱、画押。

虞华轩听他说完，眼睛一睁，说：“老爹，那田贵了！我不要！”

成老爹吓了一跳，眼巴巴地望着虞华轩。

“老爹，我当真不要了！”虞华轩说着，也不看成老爹那张变了颜色的脸，继续吩咐说，“小的们，替我到大厅上把乡里的那几个泥腿子赶走！”

成老爹一听这话，气个半死，又不敢发作，因为他知道一县的人都说过虞华轩发虎，偏偏这“虎”劲儿让他倒霉的成老爹碰上了。

事到如今，这个要脸面的成老爹也只好硬着头皮出来，领着那几个带来的人愁眉苦脸地走了。

自此以后，成老爹再也没有在虞家露过面。

虞华轩依然我行我素，读书、吟诗、赏景，自由自在地过自己的生活，虽然同五河县的风俗人情格格不入，但也奈何不了他，虽然背后有点头脸的骂他，但见了面依然奉承。

只是，普普通通的百姓人家，却没有一家说虞华轩不好的。用成老爹的话说：这就怪了？

弹一曲高山流水

话说万历二十三年，南京的读书人，被称作名士的，死的死了，老的老了，也有的四散而去，不再出来招摇。

花坛酒社上没有了这些才人；礼乐文章也不见那些贤人讲究。说来说去，实际上真的也好，假的也好，反正得手的就是才能，失败失落的就是拙愚。富与贫没有一定，也无法用什么准则来划分、衡量。

这时，凭你有李白、杜甫的文采，颜子、曾子的品行，也没有什么人来过问你。所以那些所谓的有钱人、大户人家，坐在一起讲的无非是些家长里短，升、迁、调、降的话，俗得不能再俗。

只是，市井人里，又出了几个奇人。

一个是会写字的，叫季遐年，自小无家无业，在庙里安身。和尚不讨厌他，和尚吃啥他也吃啥，就这么生活，在天界寺里呆着。

季遐年大些，便学写字，不肯学古人的书法，只是自己由着性子写。渐渐地创出了自己的风格，有些名气，找他写字的人也就多起来。

他写字有些怪。要是有人请他写字，他就三天前开始准备。一天斋戒，再一天磨墨，自己磨一整天，又不许别人替。用墨也极浓，就是写十四字的对联，也要用去半碗墨才行。他用的毛笔也一定要人家用坏的不用，他才拣来用。到写字的时候，还定要三四个人替他按纸、扶纸，他才肯写。要是稍不留意，纸扶得不好，他就又打又骂。这也算了，只是他高兴时才肯写字，要是不高兴，就是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来，他也不写。

他常常不修边幅，穿一身破烂的衣衫，趿拉着一双破得只剩几根草茎的蒲草鞋。每天写字得来的钱，只要够了饭钱，剩下的，不管认识不认识的，只要是穷人，他就送。

那日大雪刚过，季遐年就跟着那双破蒲草鞋去一个朋友家，把人家的书房地上踩得都是烂泥。那朋友心里嫌他，不好直接说出，就转个弯问：“季先生的尊履坏了，怎么不买双新的？”

“我没有钱。”

“你若肯写了幅字送我，我就买双鞋送你。”

“我难道没有鞋，要你的？”

那朋友也不答话，自己走进里屋，拿出一双旧鞋来，冲着季遐年说：“你先生先换上这双鞋，要不脚上冷。”

季遐年一听就恼了，扭头变走，一边嚷道：“你家是什么要紧的地方？我穿这双鞋就不可以坐在你家？我坐在你家，还算是抬举你，谁还希罕你的鞋穿！”他气哼哼的，一路发着脾气。

一直走回天界。

他看见和尚的房桌上摆着一匣子上好的香墨，季遐年问：“这墨是不是要写字用？”

“不是。”和尚说，“这是昨天施御史的令孙老爷送我的，我要留着送给哪位施主。”

季遐年道：“还是让我先写一幅吧。”

季遐年磨完了墨，拿出一张纸铺好，叫来四个小和尚替他按着。他取过一支破笔，蘸饱了墨，把那纸端详了一会儿，一气就写了一行。那右边的小和尚无意间动了一下，他就用笔杆使劲一戳，把小和尚戳矮了半截，在那杀

猪似的叫。老和尚正同施家的孙子说话，听见叫喊，慌忙来看，他还在那里冲着蹲下身子捂着脑袋的小和尚嚷嚷。老和尚劝他不要恼，亲自替小和尚按着纸，让他写完了。施御史的孙子也来看了一会儿，也不搭理季遐年，只同老和尚告别，去了。

第二天，施家的一个下人来到天界寺，见到季遐年，问：“有个姓季的，会写字，是不是住在这里？”

季遐年说：“找他干什么？”

“我家老爷叫他明日去写字。”

“他不在。我明天叫他来就是了。”季遐年说完进了天界寺。

次日，季遐年来到施家门口，要进去。看门的人把他拦住，大声叫：“你是什么人？敢往里面混？”

“来写字。”

“你也会写字？”那看门人问。正赶上施御史的孙子从屏风后出来。季遐年见了，正是那日在和尚房里见到的。

季遐年迎住他，张口就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不慕你的势，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字？”

一顿大嚷大叫，把施家的孙子骂得哑口无言，只是低着头退回堂屋去了。

季遐年站在那又骂了一会儿，也歇了，依旧回到天界寺来。

再一个奇就是王太，卖火纸筒子的。本来，他家祖辈是卖菜的，到他父亲这儿穷了，连菜园子都卖了。后来他父亲死了，他只好靠卖火纸筒子生活。他没有别的喜好，只是爱围棋。

那一日，王太走到柳荫树下，看到一些人在围看两人下棋。王太也凑上去看，人家看他穿得破烂，对他推推揉揉，不许他上前，坐在对面的那个棋手，抬起眼来说道：“你这样一个人，也懂得下棋？”

“我也略微懂些。”王太一边答一边嘻嘻地笑。原来下棋的这两个人，都是高手，一个姓卞，一个姓马。这个姓马的人称天下的大国手。

那姓马的说：“他会笑，难道还会下棋？”

“也勉强将就。”王太插嘴道。

姓卞的说：“你既然大胆，就让你出个丑，才知道我们老爷们下棋，不是你这种人能插嘴的。”当下摆了棋盘，分黑白收完盘上棋子。

王太也不推辞，和那姓马的下。旁边的人都觉得可笑。那姓马的同他下了几着，觉得他确实出手不凡。下了半盘，姓马的站起来说：“我这棋输了半子。”看的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姓卞的沉吟道：“看这棋势，马先生确实略负了些。”

众人大惊失色，上来拉着王太的破衣袖，说：“请先生去吃酒。”

王太一下挣开众人手臂，大笑起来：“天下哪还有比杀赢棋更快活的事？我杀赢了棋，心里快活极了，哪还吃的得下酒。”

说完，哈哈大笑，走了，头也不回。

这地方还有一个人，叫盖宽，本来他家是开当铺的。他二十多岁时，家里有钱，亲戚本家也都是有钱的，他嫌这些人俗气，不与他们往来，只是每日坐在书房里做诗看书，又喜欢画几笔画，后来画的画好，也就有许多做诗做画的同他来往，虽然诗没有他写的好，画也没有他画的好，不过盖宽爱才如命，留下吃酒吃饭，那些人又说又笑，说不出的开心。这些人家里要是有点要紧的事求他，他也不推辞，几十几百的拿给人用。

以后，家里的田产渐渐的光了。

他家各样的东西都变卖了，只有几本书，几本心爱的古书随身带着。为了生活，他开个茶馆，柜台上放着一个瓶，插着些时新的花朵，客人少了时他就看诗画画。人家来了吃茶，他丢了书就来拿茶壶、茶杯，这样勉强混口饭吃。

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多少人间事，都在变幻中烟消云散。

这清凉山下有座城，就是这古老的南京城了。

话说清凉山城西极幽静，一个姓于的老汉住在这儿，领着他的五个儿子开垦了一个二三百亩大的一个园子，插空种了些花卉，堆着几块怪石。老汉在这园里盖了几个茅草房，亲自栽上的梧桐树，也有几搂粗了。老汉日日坐在树下品茶，一边看着园里的新绿，心里说不出的愉快。

一个叫荆元的裁缝，常常跟这老汉坐着说话。这日远远的他就说：“古人说桃源道桃源，那里还要什么桃源避世！只像老爹这样清闲自在，住在这样的城市带山林的地方，就是活神仙了。”

于老汉说：“你是个雅人。”

“我也不是要做雅人。至于我做的裁缝这行，是祖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识字就不能做裁缝了吗？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不贪图人家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

老汉说：“老汉太拙，一样事都不会做。哪能跟老哥会弹一曲琴消遣。几时请教一回？”

荆元道：“这也容易，明日。”

第二天，荆元抱着琴来了，那老汉早已焚香静候。

于老汉替荆元把琴安放在石登上。荆元席地而坐，于老也坐在旁边。荆元慢慢地和了弦，轻轻一拨，然后弹起来。

琴声铿锵，声振林木，那些鸟雀闻之不惊，都好像藏在树叶里偷听一样。万籁宁寂，琴声空山回响，时如轻风细雨，时如泉水叮咚……弹了一会儿，那琴声忽然凄清婉转，听得那老汉凄然泪下，幽怨无限……

从此，这二人常常往来，满山满林的都是琴声，高山流水般清澈、透明，动人心弦。

书到此处，“难道自今以后，就没一个贤人君子可以入得《儒林外史》的么”？有诗为云：

“共百年易过，底须愁闷？千秋事大，也费商量。江左烟霞，淮南耆旧，写入残编总断肠！”

